

学校代码: 10270

论文分类号: 1206.2 学号: 062200115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缙曾研究

学 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 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

研究生姓名 延 经 苹

指导教师 刘耘华教授

完成日期 二〇〇九年四月

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缙曾研究

学科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位申请人： 延经莘

指导教师： 刘耘华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以宗教为媒介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开启了中、欧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在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砥砺的过程中，西方的耶稣会士与中方的文人成为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力量。学界致力于研究中方文人回应异质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硕果累累。然对于清初文人许缙曾（1627—？年）的研究却尚显单薄。许缙曾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历官江西驿传道副使、四川布政使司上下川东道参政、河南按察使至云南按察使。缙曾自幼受洗入天主教，一生与天主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生长于天主教世家中，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一生宦海沉浮，所到之处建堂宣教，为天主教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娶妻纳妾，敬拜城隍，祈福劝善，屡次违反天主教教规，并著有《太上感应篇》。在他身上，中西文化交融杂糅。

本文通过对许缙曾文集及友人互赠的诗文以及县志中爬梳资料，对其家族背景、交友脉络、信仰世界的详细考查，将其置放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进一步审视其生活的文化土壤，辨析其思想及信仰。我们看到其将天主教教义附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理解和融合，在其内心深处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世界，以善恶为泾渭分明的界线，以仁德为归旨，以劝谕为目标，来规界自身的行为。他已不复有祖辈“两头蛇”族的矛盾，而是将外来异质文化自然地融合到本土文化之中，在他的身上，更能看出文化碰撞之后，互相融合的状态。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而言，更具有包容并蓄的优势。于是在缙曾一代，文化的融合，以及向本土回归的趋势便生成了一种中西不分，杂糅并包的新型文化因子。

关键词：家族人物 生平事迹 交友脉络 信仰世界

论文类型：个案分析

Study of Catholic Scholar Xu Zuanzeng in Early Qing Dynasty

Abstract :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religion, as a medium, built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brought about the large-scal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of Europe an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e Western Jesuit scholar and the Chinese scholars became the leading force for the cultural exchange. Although the academic study of Chinese scholar's response to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the research on Xu Zuanzeng(1627—?) is significantly thin. Xu Zuanzeng, style name Xiaoxiu, alias Hesha, became 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sixth year of Shunzhi (1649). And he had successively served as a official in several areas.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a famous Catholic family, inflected by the dual imp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Xu Zuanzeng was baptized when he was a baby. Xu didn't become a devout Christian as he grew up, although he did a lo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tholic Dissemination in China .He married concubines, repeated violations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and he even wrote a book "Tai Shang Gan Ying Pian" which collected many stories about karma believed in Buddhism.

Utilizing Xu Zuanzeng's works, country annals and the poems which his peers sent to him or he answered back,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his thoughts and belief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We can see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 go alo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also can see that he built his own belief in his inner world . He is no longer the "fence-sitters" ethnic conflicts like his ancestors, he had mixed the foreign beliefs and dissolve it into native culture. In particula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opposed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more inclusive. As a result in Zuanzeng's 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generated a new cultural factor, which is "non chinese non western".

Keywords: Family members, Biography, Personal network, Miscellaneous belief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许缙曾家族人物考 | 7 |
| 第一节、许缙曾先辈略述 | 7 |
| 第二节、许缙曾妻子家族考 | 10 |
| 第三节、许缙曾后人考 | 15 |
| 第四节、许缙曾子女姻亲关系考 | 19 |
| 小结 | 22 |
| 第二章 许缙曾生平事迹考 | 23 |
| 第一节、承先贤志 科举扬名 | 23 |
| 第二节、扬历中外 扶持天主教 | 27 |
| 第三节、归乡里居 举善云间 | 32 |
| 小结 | 35 |
| 第三章 许缙曾交友宴集考 | 37 |
| 第一节、仕宦途中友人信仰考 | 37 |
| 第二节、归乡后友人交往圈及信仰考 | 44 |
| 小结 | 57 |
| 第四章 许缙曾著述状况及其信仰世界 | 58 |
| 第一节、著述状况考 | 58 |
| 第二节、许缙曾信仰建构 | 65 |
| 小结 | 77 |
| 主要参考文献 | 79 |
| 附录 | 83 |
| 附录一：许缙曾年谱 | 83 |
| 附录二：许缙曾交谊考 | 86 |
| 致谢 | 92 |

绪 论

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为媒介，中西方文化开启了冲突与融合之路。在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砥砺的过程中，文人如何理解外来文化，又如何将两种文化融合，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清初文人许缙曾（1627—?年），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官江西驿传道副使历四川布政使分守上下川东道参政，河南按察使至云南按察使。他自幼受洗入天主教，圣名巴西略（Basile），一生都与天主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缙曾生长于天主教世家中，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天然兼具两种文化因子。其一生宦海沉浮，所到之处建堂宣教，为天主教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娶妻纳妾，敬拜城隍，祈福劝善，屡次违反天主教教规。在他身上，中西文化交融杂糅，使其自然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研究对象之一。

一、前期成果综述：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及文人的回应，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学界研究者不乏其人。许缙曾作为清初天主教世家子弟，学界的关注却远非足够。历来所见惟有陈垣、方豪两位先生为其作传，近来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在其代表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¹以及刘耘华先生《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²中都对其人作了进一步研究。

陈垣先生曾在民国十六年作《华亭许缙曾传》，简述缙曾一生经历及其对天主教的贡献。陈垣先生从所得之许缙曾宝纶堂原写稿出发，尤其是基于对《鹤沙自序》一篇的细读，首先肯定其家族特别是其母亲甘第大对教务的热忱，以及缙曾在母亲的影响下仕宦各地扶持圣教的功绩，晚年又在母亲的劝导下创立育婴堂，收救道上弃婴的善举。其次，缙曾却没有像母亲一样坚定信仰，因其罢归后辑有《劝诫图说》八卷，得出“缙曾幼虽受洗，然宗教观念，并不明确，其意以

¹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简体字第一版。

²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为天主教者亦劝人为善而已”，³可见缙曾对于天主教教义并不熟稔。再次，天主教禁止祭祀鬼神，缙曾入蜀之时，却有重建巫山县汉前将军祠及城隍庙祭文，可知其同时兼怀其他信仰。最后，陈垣先生注意到缙曾的情感世界，他违背天主教禁蓄妾的教规，自言房中执巾栉者数人，姬人张氏卒时，撰有遣葬清河侍儿诗，词旨哀艳。陈先生认为此姬人应是在缙曾母亲去世之后所蓄，缙曾在晚年母亲去世之后，便征歌选色，过着放任不羁的生活。总之，陈先生此篇传文得出结论，“许君善人也，孝子也，能吏也，名士也，然与天主教无与”，“余因有感于幼年知识未定之人，其领洗不尽足恃，以其信仰非自动而被动也。”⁴对于缙曾的信仰，陈先生找到了“不能敌世俗之熏陶”的原因，这似乎成为对于缙曾天主教信仰问题的定论。

之后民国二十五年，陈垣先生另作《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一文，考查了许缙曾辑刻《感应篇图说》一书的时间，及该书与《劝诫图说》一书的关系。陈先生通过相关材料的收集，找到了顺治十四年许缙曾《太上感应篇》的原刻本，其中自言雕刻三年而成，从而证明该书之刊刻必在顺治十一年之前，而不在康熙四年之后。陈先生也见到之后在康熙年间刊刻的“存桂斋张铨改刻本”“乾隆十年长芦鹺使伊拉斋覆刻存桂斋本”、“乾隆十九年嘉兴朱日丰重订本”以及“乾隆二十三年蔚州僧际常覆刻许氏本”。正如陈先生所说：“劝诫图说是否即感应篇图说，关系小；顺治既有刻本，又云康熙时辑，即有错误，关系亦小；惟缙曾曾辑有感应篇图说是事实，晚年尚为感应篇征事续亦事实。夫感应篇道家言也，而为之图说者，乃天主教世家，则关系大也。今人游书林者，孰不见有感应篇图说，然孰注意其著者为何人，即通行之黄正元本明谓图说始自云间许鹤沙，然孰注意鹤沙为何等人。兹特著者为天主教世家，亦人所不及料也。”⁵陈先生通过考证的方法将缙曾的信仰问题提了出来，然只存其材料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其信仰世界的具体构建，从这一点上来说，即为我们奠定了研究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³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7页。

⁴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9页。

⁵陈垣，《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7—238页。

方豪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⁶中为许缙曾作传，其延续陈垣先生之说，多与之同，然而他认为陈垣先生虽知缙曾对圣教多所匡助，知西士对其多所依持，知其屡犯教规，然却不知其晚年亦悔悟。方豪先生不同于陈先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他认为杨光先反教案时，缙曾因捐银罢官，自称“都门父老皆为余抱不平”，是其有所惧而言此，并不能作为信教不坚之证。二、缙曾纳有妾室，并在姬人张氏卒时，作有《丁卯腊月遣葬清河侍儿诗》，并自谓“房中执巾栉者数人”，陈垣先生据此语，言其晚年征歌选色、放任不羁。方豪先生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缙曾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子女侄十五人析产，明确说明将房中执巾栉者数人遣去，可知其临终前亦知悔悟。三、缙曾所辑刻之《感应篇图说》明确说明“旁杂二氏者不录”，可知，缙曾视此书乃劝善而已，且自以为虽非孔孟之书，而符孔孟之旨。因此方豪先生认为缙曾能够信守母亲的诫命。四、方豪先生也认为缙曾对于天主教教义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缙曾与神师潘国光交善，为潘国光《天主十诫劝论圣迹》作序，然陈垣先生却并没有见到此序。方豪先生据缙曾在序中所言，得出结论缙曾对天主教教义之娴熟不在明清教会其他名士下。况且缙曾在序中将诸佛、菩萨与邪神并列，又斥轮回，斥烧炼，方豪先生认为其信仰并非如陈垣先生所言之不明确。总之，方豪先生将焦点移到了缙曾对于天主教教义了解上，对此做了的考察，相对于陈垣先生早先的传本研究的深度进了一步。然限于方豪先生自身教徒的身份，他总是试图将研究对象向坚信天主教的立场上靠拢，某些地方颇有些牵强，此外，其对缙曾的研究深度及信仰的分析上尚显浅显，所关涉的材料也无重大突破。

近年来，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史领域推出了自己的扛鼎之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该书以两头蛇“首鼠两端”的矛盾与挣扎来形容许多奉教士人在天、儒之间的徘徊与踟蹰。黄先生擅长于材料的挖掘与爬梳，更是大力倡导“e—考据学派”的时代即将来临。他不仅发掘出缙曾曾祖父许乐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揭示出许乐善在天主教信仰上的不专，更是丰富了关于许缙曾的史料。黄先生找到了许缙曾在“历狱”中的口供，现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缙曾供其在十七岁得中生员离开外家后便不再供奉天主教，并且授官后不久即蓄妾，家中还供有诸神。这一材料将缙曾早年对于信仰的坚持这

⁶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

一结论打破。黄先生继而对其纳妾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求证，从纘曾所著《宝纶堂集》中的《情诗二首》和《思妇吟》出发，证实纘曾在北京初任官时即纳有妾室。其母甘第大长期将其妾收在身边，以拆散之。然其母去世后，纘曾又纳有张氏等姬人。其晚年将姬妾遣去，并非是回归天主怀抱，与其当时衰败的家境及每况愈下的身体情况有关。黄先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情感世界充满矛盾挣扎的许纘曾，并得出结论：他对于西学的兴趣要远高于他对于西教的热忱，其一生徘徊于儒、耶之间，成为典型的“两头蛇”族的代表。

刘耘华先生继黄一农先生之后，发表了《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纘曾再论》一文。文中对许纘曾的思想、信仰与情感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解释和探讨，同时也基于此对陈垣、方豪二大家的看法有所匡正。该文认为，许纘曾作为天主教世家子，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代教徒，相比于其祖辈，其内心世界已很少“两头蛇”的紧张，也不复有对天主教“惟一真道”的执着，相应增加了对别种教派的宽容，其人生指南往往是由多种价值理念和宗教关怀杂糅而成。天主教的本真蕴含逐渐消融在固有文化的血脉之中，必须将其置于生平、家世、事功及其人际脉络等诸重透镜之下方能予以辨析。这种信仰生活的内涵嬗替，在明清天主教世家的后代身上有相当普遍的表现。刘先生一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

上述已有之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同时其共有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正如刘先生所言，对于许纘曾的信仰世界，应放置于其生平、家世、人际关系等等状况之下多方辨析。对于此方面，上述研究略显单薄，缺乏详细深入的材料实证。尤其是纘曾的交友脉络，以及人际交往脉络的影响与回应方面，尚缺乏实证材料。其次，纘曾对于天主教的关系时疏时密，亲密与叛离之间，表现出他信仰彷徨的同时，也代表了一部分传统文人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时的取舍，展现出他们的精神世界。然这是与其仕宦沉浮密切相关的，我们应着重对其生命历程进行梳理，寻找其精神世界变化的根源。第三，对于纘曾疏离天主教，甚至违反教规，参拜“邪神”，纳妾数人等行为，仍缺乏相应的心理上溯源的研究。第四，在纘曾的信仰世界中，他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精神信仰，如何接纳外来宗教，如何使之与本土传统相容，从而在此基础上

理解中西文化的，这一点将有效地反映出当时士人理解外来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体认途径，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二、研究目的、意义：

第一，许缙曾的生长背景及其所处环境使他本身秉承中西双重文化因子。他自然成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之际士人如何回应异质文化的最佳个案。然而对他的研究尚显单薄，不能不成为学界的一个遗憾。我们力图通过细致、客观、审慎的研究来弥补这一缺失，揭示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中，文化的双重制约在士人身上的影响及其回应。

第二，对许缙曾的个案研究具体化和详细化，力求还原其人的生命历程，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收集材料，辨析文本，以填补前辈在材料占有上的不足之处。关注缙曾的家世、生平、仕宦、交友脉络等诸多方面，对与其相关的材料进行爬梳和考证，尤其是对其生命历程中所结交之友人的脉络进行考察，在相对宽泛的网络中，才能够进一步审视当时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碰撞的土壤，他们共同滋养的对外来宗教的态度。

进而，对许缙曾思想、信仰领域进行分析与体认，揭示出他如何将外来宗教信仰与本土传统融合在一起，他的信仰世界如何构建，他在多少程度上接受了外来文化，又如何将其回归到本土文化之中，他的理念中是否缠绕着矛盾与挣扎。对这些问题的辨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砥砺融合的过程中，士人如何构建“不中不西”的文化体认模式。

三、研究的理论及方法：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理论，注重历史的实证方法，强调以材料的细致考证为事实依据，从细微的方面去考察历史的局部与细节，旨在发现、补充或纠正原有的一些材料记载。本文力图发现新材料，还原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及其情感经历，以更好地理解其精神世界。

其次，本文试图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研究对象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理解上，

如何理解外来宗教，在多少程度上接受或排斥异质文化形态，成为贯穿文章的线索。因此本文运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揭示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知识与宗教的同时，着重勾勒许缙曾对其的理解，并由此形成的范畴与理解模式，这种有别于西方宗教本真蕴涵的理解方式，更能揭示出中西文化早期碰撞与回应的深层机理。

借助于这些理论的构建，从材料考证与文本细读上着手分析。

第一章 许缙曾家族人物考

清初文人许缙曾，（1627—？年），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历官江西驿传道副使、四川布政使分守上下川东道参政、河南按察使、云南按察使。其家族不仅是松江府的望族，更是天主教世家。其外曾祖父徐光启、曾祖父许乐善声名煊赫，深孚众望，在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地位。徐、许两家堪称望族，尤其是徐光启家族可谓“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中国历史上，以家族为单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望族名门，后代子孙继承先贤遗志，更是力图不断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光耀门楣。

第一节、许缙曾先辈略述

许缙曾生长于知名天主教世家，家世背景是其入教的根本原因。许缙曾外曾祖父徐光启家族乃明代上海县的望族。徐光启（1526—1633年）⁷，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人，被誉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三柱石”之一，对天主教传入中国贡献颇多。

徐光启的直系亲人多奉教。其父徐思诚也正是在儿子的劝说下，临终前改信天主教的，徐光启记载说“（其父）博览强记，于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每为人陈说讲解，亦娓娓终日。晚年悉弃去，专意修身事天之学，以惠迪清升为宗。”⁸徐光启曾邀请传教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随即全家入教。徐光启严格奉行天主教不许纳妾的规定，终生只娶吴氏一人。徐光启只有徐骥（字安友，号龙与，教名雅克 Jacques）一子，孙辈却有五男四女，徐光启自谓此乃天主的恩赐。徐光启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其家人，也通过其婚姻关系、交友脉络及师生关系扩散出去，形成一个广阔的“天主教信仰圈”。以其孙女辈为例：长孙女适本邑国子监生艾庭槐，艾庭槐是艾可久的孙子。艾可久，字德徽，号恒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历官至南京通政使；其父艾大有，中书舍人。其家族与徐家数世联姻，艾家之后也一直信仰天主教。次孙女，即许缙曾之母甘第大，适国子监生许远度。三孙女，教名无考，适本邑瞿葉。三孙女当卒于康熙

⁷梁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第10—13页。

⁸[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先考事略》，《徐光启集》卷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26页。

乙丑（1685年）后，许缙曾写诗哀悼《挽姨母瞿太君》，诗中写道：“愁绝飞鸿海上来，惊传贤母税瑯台。……於维母与夫人，幼长黄扉珮蘭。……文定孙枝凡九人，天留硕果良非偶。……”⁹瞿葉，国子监生，其父潘桓，明天启丁卯举人，祖父潘云凤，官罗州同知。四孙女教名玛尔定纳适本邑潘尧纳，“守寡四十年，依据姊家（甘第大），勤行神功，做一堂表率，于1678年谢世，人至今念之”。¹⁰徐光启的宗教信仰影响广泛，上海地区天主教的创始实始自徐光启家族。许缙曾从小在外祖家成长，自小入教，外祖一家对许缙曾的影响至深。

许家从缙曾曾祖父许乐善以来遂成望族。许乐善（1548—1627年），字修之，号惺初，亦号惺所，松江华亭人。许乐善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御史至南京通政使，著有《適志斋稿》十二卷。许乐善之侄许汝升，嘉靖四十年（1561年）辛酉举人，官陈州知州、潯州同知，《松江府志》有传。汝升之子许身子乃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举人。乐善从孙许誉卿，字公实，号霞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进士。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五《门祚一》中讲到：“（许誉卿）历万历、泰、启、祯四朝，给事黄门，好直谏，屡罢归，居乡侃侃，郡县长及缙绅俱惮之。鼎革后，削发为僧。”¹¹《松江府志》亦有传。¹²许家屡有科举功名，在松江华亭享有盛誉。

许乐善也曾入天主教。天启乙丑（1625年）夏五月时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的徐光启为许乐善的《適志斋稿》撰写序文。序中云：“（乐善）生平踪迹出入朝宁乡邦间，于朝多立功，于乡多立德，而于其间复不废立言。诗及古文词積渐成帙，总命为適之斋稿，藏之篋中，不以示人。一日，出而授余曰：不腆敝帚之业，无当作者，而一生出处，略具于兹，念不忍弃去，将以災木，而欲徼惠一言序之。余与公有连，不得辞，则受而卒業焉。大都言简意足，能以真率少许胜人多多许。”¹³可见徐光启与许乐善关系密切。又云：“纳言惺初许公弱冠登朝，

⁹许缙曾，《挽姨母瞿太君》，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18册，第485—486页。

¹⁰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57页。

¹¹ [清]叶梦珠撰，《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第119—120页。

¹²（清）宋如林修 孙星衍纂，《松江府志》八十四卷，40册，清嘉庆23年（1818）刻本，第27册，卷五十五。

¹³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二序跋，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12月第

敬历中外，中更里居者几二十载，雅意好道，习于养生家言，搆一斋曰适志，日惟焚香火默坐，燕息其中，今且几大耋矣。”¹⁴又可知许乐善入教之前原是一个倾向于养生家言的儒士。正是在徐光启介绍下，许乐善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受洗入教，教名若望。许乐善也类于明末清初许多文人是由对西学的兴趣而了解天主教教义的。相对于宗教信仰而言，他对西学的兴趣要更加浓厚¹⁵。许乐善迭遭变故的人生际遇使得他没有坚持天主教的信仰，其信仰杂糅各家之言，莫衷一是。¹⁶

许缙曾祖父士儒，父远度，字念祖，排行第四，诸生，娶相国徐光启的次孙女教名甘第大。远度并无仕宦经历，对其记述的材料不多，知其卒年四十六岁，¹⁷在夫人的影响下于去世前两年（1651年）入教。关于缙曾母亲甘第大（1607—1680年）的材料则颇为丰富。方豪有《许母徐太夫人传》“光启后裔中，名扬欧洲，且有数国文字传记行世的，则为许母徐太夫人，在我国天主教人物中亦不可多得。”¹⁸《许氏家谱》载：“徐太夫人妇德兼备，学贯中西，信宗教，曾出资在苏省建造教堂一百三十余所，对于教务，颇著功绩。”¹⁹甘第大16岁嫁给许远度，共生育子女八人。儿子三人，长子缙曾，另二子为述曾、绩曾。在甘第大的影响下，子女从小就受洗入教。因其神师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写了《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传略》（*Historia nobilis feminae Candidae Hui christianae Sinensis.....*），使甘第大名扬欧洲。在其辞世后，耶稣会总会长命全球会士为甘第大举行弥撒三台，念玫瑰经

1版，第91页。

¹⁴[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二序跋，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91页。

¹⁵许乐善曾经考定校阅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周希令、孔贞时、王应熊与阳玛诺合译的《天问略》。并且还著有关于历法的著作《交食法与闰异术》。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简体字第1版；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

¹⁶许乐善在入教后，并没有改变频频失去亲人的事实，也不曾劝家人入教，对教中事务不甚热心，少有事功。并且家中数人信佛。其在《适志斋稿》中杂糅很多佛家、道家的思想。——参见：《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简体字第1版，第84—87页。

¹⁷张寿甫，《明清之际云间许氏家传》，载《松江文史》（第七期），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5年版，第63页。

¹⁸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66页。

¹⁹转引自：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50页。

三串，表示敬意。徐太夫人也被称为“中华教会之母”（Mother of the Mission）或“耶稣会之姊”（Sister of Company）。其实，徐太夫人传教事业得以顺利展开，多少凭借儿子缙曾之力。正是由于缙曾的仕宦生涯所到之处颇多，许母追随儿子在各地传扬天主教。缙曾惟母命是从，在各地扶持天主教多是奉母亲旨意。

第二节、许缙曾妻妾考

许缙曾妻子为松江举人李继元孙女。明清之际，李氏家族科名不断，堪称管缨之家。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载：“浦南李氏，自嘉靖丁未，元韬昭祥成进士以后，科第继起，遂为望族。”²⁰李昭祥，字元韬，号南湄，官至南京工部郎中，与弟李得祥²¹、李安祥²²皆名隆乡间，李氏自始成为望族。李昭祥二子李容春、李含春；得祥三子李伯春、李仲春、李叔春²³；安祥子李南春皆有才名，尤其是李伯春由刑部主事历官湖广参政²⁴享有盛誉。李氏第三代：李继元，李继佑²⁵，李继厚²⁶科名联翩。李继元，字镜始，昭祥孙，历官南京刑部郎中，²⁷乃缙曾妻子祖父。李继元后人或因无科名，难于考证。知其一子为李延兹，延兹一女嫁徐光启次孙尔爵为其继妻²⁸，可知李氏家族与徐光启家族早有姻亲关系。李

²⁰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24页。

²¹李得祥，字元益，与从兄昭祥有双凤之目，性孝友。长子伯春。——（清）宋如林修 孙星衍纂，《松江府志》八十四卷，40册，清嘉庆23年（1818）刻本，第26册，卷五十三。

²²李安祥，字元定，昭祥从弟，官沧州知州。其子南春，孙继佑俱领乡荐。——清李文耀修、谈起行、葉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621页，第689页。

²³字府学。万历十七年乙丑（1589年）进士。²³福州府推官，历官河南按察使副使。——（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选举表，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41页。

²⁴县志有传，见清李文耀修、谈起行、葉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621页。

²⁵字仍启，才情奔放，卓然自成一家言。与父南春先后举于乡，所著有《初学集》。——清李文耀修、谈起行、葉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700页。

²⁶万历戊午（1618年）举人。

²⁷清李文耀修、谈起行、葉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626页。

²⁸梁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第76页。

氏家族第四代除延兹外，声明远播者尚有：李待问²⁹、李延桀³⁰、李之楠³¹等。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望族士大夫子女的通婚，一般均为“门当户对”地在本地地区或者境外望族之中有选择的进行婚配。而望族之间的类聚匹配、有选择的婚姻，也是其子孙“兰桂齐芳”的主要原因。³²望族之间的婚配产生优秀的下一代，在许缙曾就是一个例子，上述材料已经谈到其母乃相国徐光启次孙女，其父乃通政史许乐善的孙子。当然他自己的婚姻对象也得有显赫家世，李家果不愧于望族称号代代科名显赫，声隆乡里。

许缙曾夫人是在许母甘第大的劝导下入教的。对于李氏的入教经过，柏应理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中论述颇详：“夫人长媳来归时，尚未奉教，其迷信之深，不亚于乃姑敬主之诚，夫人苦口劝导，总不觉悟；夫人忧甚，乃早夕为之祈求，静待天主圣光笼罩；卒之，媳妇幡然感化，不但诚心敬主，且也热心传教，甫领洗，便劝两兄及亲串数人，一同奉教，并以善言善表，深化他们的心，都谨守虔诚祈祷，至终不怠。”³³此书中也曾提到，李氏劝两兄入教，至于其兄长是否入教则无提及。许缙曾在《宝纶堂集》中曾提到过其内兄为李充

²⁹李待问（1603—1645年），字存我，嘉靖丁未昭祥四世从孙，中书舍人。隆庆辛未伯春从孙。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进士。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时劝降不屈，慷慨就义，被民众尊为府城隍，松江府各地塑像为祀。——清李文耀修、谈起行、叶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630页；上海通志委员会编，《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十册，卷四十四人物，第6490-6491页。

³⁰字方思，顺治二年乙酉科举人，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进士，南宁府推官。《阅世编》卷五《门祚一》载：“入本朝，壶山先生名延桀，中顺治壬辰进士，补广西南宁司理，性豪爽，喜饮酒，其视家人生产及一切势利，泊如也。到任未几，亦以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谪广东香山丞，卒于官，贫不能殓，知交赠，得护丧归里。长子晋永煥，举茂才，早卒，余子四人，不异寒儒矣。”——清李文耀修、谈起行、叶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第631页；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24页。

³¹字仙植，隆庆辛未伯春从孙。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尝买妾，询为前母族，即召其父具赘嫁之。究心内典，病革割产，施宗党次及二子，事毕，就外寝，跌坐而逝。——（清）宋如林修 孙星衍纂，《松江府志》八十四卷，40册，清嘉庆23年（1818）刻本，第26册，卷五十三。

³²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30页。

³³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

符，从缙曾的记载中可推知其人一二。缙曾与李充符同是丁卯生人又是同学，在李充符六十、七十大寿时，缙曾分别有诗相赠。诗中感叹时间流逝，从小相伴的友人，转眼到了古稀之年“少小随肩发未齐，俄看白首共扶藜”。李充符可能未出仕，缙曾谓之“羨尔幽居思渺然”，但是其词赋具佳，“媿我鬚眉虚岁月，羨君词赋吐虹霓”。³⁴至于其信仰则未提及，但却可以证明许家的信仰也影响到了联姻的家族。

许缙曾自幼入天主教，然却没有坚守天主教的教规，尤其在娶妾方面。天主教视娶妾为违犯“十戒”中“毋行淫邪”规条的重罪，明末清初的许多天主教徒面对西来天主教文化对纳妾的严禁，内心深处类于“两头蛇”般进退两难，如三柱石之徐光启所言“十戒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缙曾一生也是颇有些“情爱”经历的。其所娶妾室的详细资料虽难于考证，然其诗文却多有透漏。缙曾的情诗写得清冽婉转，千姿百媚，不妨从中做一番梳证。

例如，其诗《夜夜曲》：

金虫泣露霜华生，银缸焰发珠楼明。河汉清浅复纵横，芙蓉香暖臙脂凝。炉烟尽透水晶屏，旖旎流云娇不行。碧琅紫凤颤银筝，十三鹰柱湘云绷。罗丹小帐蛺蝶轻，蟾蜍弄影玉肌馨。云雨欲来巫山青，宝钗拂枕声铮铮。遥思不续罗浮春，城头乌月相乱鸣。³⁵

缙曾的宗教约束与情感的冲突中，他始终是倾向于后者的。缙曾是重情之人，诗歌的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伤感浪漫的情怀。

如《情诗二首》：

其一

君子远行役，空闺中夜起。三月下孟门，春流竹箭驶。

褰裳涉潇湘，盈盈采兰芷。君如江湖波，予若井中水。

³⁴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14页、第542页。

³⁵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0页。

狂波漫去来，井水清彻底。持波掷井中，二者孰甘旨。

其二

红颜忆别离，载历三寒暑。游子忽来归，未敢呼尔汝。

采绿诗人篇，愿言观魴蚰。君行万里遥，曾经洛浦渚。

命倚荫桂旗，惆怅难久处。为君拂流苏，桐华落微雨。³⁶

三年未见，相思之情动人心扉，有情而不能朝暮相守，骤然相见竟不敢相识。这一悲伤的情感基调，在长诗《思妇吟》里表现的淋漓尽致。该诗提到：“少小事夫婿，形影相差池，……恐伤阿母意，群处勉嬉怡。展侧悄无寐，涕泗暗交颐。洲边双翡翠，梁燕同棲羈。凡物各有匹，而我独单居，……逝将归黄壤，飞梦托君知。”³⁷抒发的是将临别于世之际，仍无法相见的孤独“凡物各有匹，而我独单居”，只能“飞梦托君知”的寂寞之情。究其原因乃是“恐伤阿母意”。诗里将生死相恋的痴情描绘地刻骨铭心而又缠绵悱恻。据此两首诗所载之内容，黄一农先生认为该妾可能是缙曾初在北京任职时所纳，此两首诗则是缙曾在担任河南按察使时所作，许母因其违反教规，而长期将此妾收载自己身边，以拆散两人。³⁸在河南时，缙曾也曾作《孟门行》：

鸟鸣何啾啾，忧欢各有故。一鸟怀好音，张弋逢君怒。

君来里居邻孟门，晶盘翠釜列朝。青蛾皓腕舞瑶席，琴箏赵瑟竞承恩。

独有美人颜似玉，明月苏枕愁断续。黄雀窥人窃自哀，中夜悲鸣复去来。³⁹

其忧伤的感怀可为上述说法之一证。

许缙曾晚年纳妾多人，康熙辛未（1691年）缙曾偶得重疾，之后将房中执巾栉者数人遣去。然对此前去世的清河侍儿张氏缙曾却是情思萦绕，赋《丁卯腊月

³⁶许缙曾，《情诗二首》，《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4-475页。

³⁷许缙曾，《思妇吟》，《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5页。

³⁸详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06年8月简体字第一版，第89—90页。

³⁹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9—480页。

遣葬清河侍儿》诗，共五首，哀伤凄婉之情溢于言表：

其一

云鬟雾縠竟何之，咄咄书空长系思。绮阁零膏犹在眼，春蚕作茧不成丝。
衰年畏见伤心事，岁晚愁逢话别时。记取青衫两行泪，可能重证玉箫诗。

其二

彩云巫岫漫相依，云去山空事已非。斗草渐嫌人数少，穿针常怪语声稀。
霜林向晚乌啼急，街鼓催更烛影微。倚徙云窗浑不寐，寒花庭院雨霏霏。

其三

此去茫茫别绪多，平原蔓草奈愁何。月明环佩归帘縠，露冷松杉泣薜萝。
花下藏钩余绿蚁，灯前剪彩剩宫罗。石榴裙上三生梦，肠断凄凉子夜歌。

其四

屋梁落月费寻思，忽忽萦怀无尽时。揽镜不留双鬓影，开箱空贮合欢枝。
巫山云断音尘绝，紫玉烟销归梦迟。记得去年逢解粽，还将五色染长丝。

其五

生绡图画写相思，窄袖纤腰似旧时。一片烟云迷蝶梦，五更风雨葬花枝。
螟蛉宛转随人泣，女伴叮咛絮语迟。屈指伤心寒食近，纸钱斜带绿杨丝。⁴⁰

侍妾张氏很有可能是缙曾在外任官时所纳，因为清河在河北境内。从缙曾的哀婉伤感中可见缙曾对她的感情。天主教严禁烧纸钱等丧葬仪式，缙曾却仍

⁴⁰许缙曾撰《丁卯腊月遣葬清河侍儿》，《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19-520页。

以传统仪式祭奠爱妾⁴¹。

中国宗法制社会传统，“广子嗣”乃孝道之根本，为求广嗣而纳妾乃寻常之事，况且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缙曾纳妾的动机恐是出于此。尤其是缙曾“苦无子”，终其一生，只生独子许堃，少子嗣恐是缙曾最挣不脱的心理阴影。另外，缙曾缙曾年少时即聘李氏为妻。年十五参加童子试时，上海知县欲以女妻之，缙曾言“已聘有妇矣”。⁴²之后，他游学、仕宦各地，为求心理慰藉和生活上的照应而纳妾也在情理之中。其妻在缙曾晚年，生圻已成之时尚在人间⁴³。

可见，缙曾的情感与信仰的矛盾中，缙曾自觉地转向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娶妾后可能多遭受到母亲的责难，更加深了他情感世界哀婉的基调。作为天主教世家子，缙曾相对其先人更执着于内心情感的归宿，不复有“两头蛇”族首尾钳制的痛苦挣扎，天主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婚姻秩序中的渗入⁴⁴，似乎在逐渐地被淡化，更凸现出传统文化在士大夫中的主导性。

第三节、许缙曾后人考

嘉庆《松江府志》第七十七卷四十四页载：竹溪别业在黄泥槽，明许富茸，种竹万竿，绿云垂亩。后其孙乐善复构“适志斋”，今其地名田村。⁴⁵许缙曾墓即在田村。⁴⁶许氏家族从许乐善始，到许缙曾时发展到兴盛顶峰。“鹤沙中顺治己酉进士。齐年若王伊人、张曼园、袁丹叔、周宿来⁴⁷诸君。或用部属，或用中行评

⁴¹刘耘华先生已谈到“螟蛉宛转随人泣”，说明此妾尚育有子女。纸钱祭奠，为当时教会所严禁，又说明缙曾晚年未必虔诚改悔。——参见：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⁴²许缙曾，《记幻》，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75页。

⁴³缙曾诗《甲戌九月生圻初成柬谢宗亲四首》中云“老妻推髻鬢钿”。详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33页。

⁴⁴田海华认为：天主教曾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重要影响，促使人们采纳一夫一妻制，并对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实践构成改变。——《明末天主教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文化渗入：以反对纳妾为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四期。

⁴⁵（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782页。

⁴⁶张寿甫，《明清之际云间许氏家传》，载《松江文史》（第七期），政协松江县委文史组编，1985年版，第64页。

⁴⁷王伊人即王广心，字伊人，号农山，清顺治六年（1649年）乙丑进士，授行人，迁兵部主事，擢御史。袁丹叔即袁国梓，明崇祯壬午（1642年）中举，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知衢州府，寻补浙江嘉兴知府。周宿来即周茂源，号釜山，清顺治

博、或径授监司郡守，惟鹤沙公独选庶常。时尚沿前明习俗，乡绅最重翰林，以入阁之阶也。于是投势寄产者毕集。”⁴⁸明朝制度，庶常亦称庶吉士，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明代英宗以后，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正如许仲元先生称翰林为“入阁之阶也”，纘曾门下士人纷纷相投自然不足为奇。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纘曾之后，许家却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败之路。

(1) 许窆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归纳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望族衰落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子孙后裔的不肖所造成的。典型事例就是许纘曾之子许尧衢。⁴⁹许尧衢乃纘曾独子，名为窆，号尧衢，纘曾呼之为“窆儿”。张寿甫记载“纘曾六十余岁，始生一子，名窆，号尧衢。副贡出身，曾做京官，为司副之职。性极落拓，不喜为官，亦即回家，不事生产，又极挥霍，鬻产度日，奴仆成群，又从而蚕食之，四十万家资，至尧衢暮年荡然矣。有一子名秉锡，为开州别驾，以官为家，不能归。尧衢八十余岁住莫家弄，一舍如舟，上漏下湿，而尧衢竟恋之若广厦，因前后左右皆妓舍业。时许氏甚贫，有四个干仆，皆拥厚资，轮流使给，亦不丰厚，然尧衢日必四百钱买花，清早送与各妓家，风雨无阻，虽风雨淋漓，不颠踣也。”⁵⁰难怪吴安仁先生称尧衢为“不成器的花花公子”。

无论是吴先生还是张先生，两人的资料当来源于许氏族裔许仲元的《三异笔谈》。该书是许仲元在道光丁亥（即道光7年，1827年）年间罢官时所作。当时许仲元七十三岁，“羁栖武林柳泉太守郡斋”，有客来与之闲话，“苦气弱不能剧谈，乃以笔代舌。自夏徂秋，积成卷帙”终于成《三异笔谈》一集。自称“熙朝掌故，则询之柳泉；往代轶闻，则证之子寿。以淮雨别风之舛，以及弄獐伏猎之

六年（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转郎中。——参见：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11页，第325页，第327页。至于张曼园，乃何人，其详细资料难以考证。

⁴⁸许元仲，《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2页。

⁴⁹参看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9月第1版。第149—150页。

⁵⁰张寿甫：《明清之际云间许氏家传》，载《松江文史》（第七期），政协松江县委文史组编，1985年版，第63—64页。

讹。”⁵¹以表明自己对于书中所收内容的真实性都有所考据，不同于一般的传闻，加上许仲元乃是许氏族裔，其言应不谬。《三异笔谈》中谈到：“上世本显宦，至公（许纘曾）乃益富，中年即告归。苦无子，养子三：一姊子，一妻侄，惟七垣重以嫡侄嗣。六十余始举尧衢，不事生产，产既为诸兄瓜分，纲纪又从而蚕食之。”

52

纘曾于康熙十二年（1672）致仕回籍，时纘曾四十六岁，按上述资料，当时他家资相当丰厚，有四十万资产。然纘曾晚年家境却异常窘迫，在其文集《宝纶堂集》所辑录的诗歌中，有不下十首诗展现凄凉寒碜的晚年生活。其中作于己巳（1689年）除夕的一首说道：“年饥田租愧，人老翠钿疎。”这是纘曾诗中提及家贫最早的记载，当时纘曾63岁。之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腊杪，偶得疾，第二年为子女侄十五人析田产与房产，并将房中执巾栉者数人陆续遣去。再之后，纘曾作《岁寒杂感》共八首，据上下文推断，当作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年）。八首诗分别冠以标题，“伤贫不能济友也”、“伤贫不能育婴也”、“伤贫不能疗病也”、“伤贫不能恤下也”、“伤贫不能娱老也”、“伤贫不能改岁也”、“伤贫不能贻谋也”、“伤贫不能自遣也”。⁵³这八首诗将其晚年落魄的生活作了生动的写照。不仅如此，甚至连生圻所需的钱不仅需要通过卖田筹集，还要“诸子典裘”、“老妻椎髻鬻钗钿”。⁵⁴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许家衰败的原因，似乎就在于老来得子，溺爱有加，典型的败家子事迹。我们注意到，许仲元及诸位先生讲到许纘曾是六十余岁始得一子。若家境衰败果是尧衢骄奢淫逸所致，则与其年龄不符。我们再来看许纘曾于丁丑除夕作的诗中讲到自己的“生圻已成”，而且“十女皆完配，尔曹已丈夫”⁵⁵，康熙丁丑是康熙三十六年，即1697年，当时纘曾七十一岁。若许盗是其六十余岁所生，尚在幼年，这与其诗中所讲也不符。可知许盗生年应该会早一点。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年）秋八月时，王日藻

⁵¹许元仲，《三异笔谈》序，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页。

⁵²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2页。

⁵³许纘曾，《岁寒杂感》八首，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35—536页。

⁵⁴许纘曾，《甲戌九月生圻初成柬谢宗亲四首》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33页。

⁵⁵许纘曾，《丁丑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99页。

曾招许缙曾、徐乾学、盛符升举行耆年会。时文人雅士唱和者颇多，许恣也有赠言“恭和岳父司农公耆年讌集原韵”十首。⁵⁶司农公即王日藻，字印周，号却非，华亭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户部尚书，著有秦望山庄集。王日藻也曾为许缙曾的《宝纶堂集》作序，序中自称为“云间年姻弟”⁵⁷可知，1693年之前，许恣已完婚，并且仍是遵循望族通婚的规则，其妻子乃是户部尚书王日藻之女。由此推知，许恣的出生绝对不会晚于甘第大辞世的康熙二十六年（1680年）。甘第大辞世之前家事都是她主持。许恣很有可能自幼受洗入天主教。但无材料可证，只能是推测。进一步说，即使许恣曾受洗入教，以其不羁作风也不曾坚持信仰。

《宝纶堂集》卷四《南归杂咏》中的第三首写道：“客中朝夜思孺子，近日穿衣几许长？闻说五经能过诵，春来曾否解文章？”⁵⁸查此诗作于乙巳罢官归里途中，时康熙四年1665年，许缙曾遭遇杨光先反教案被罢官，当时缙曾39岁。从诗的口吻推测，很有可能是写给自己的亲生子的，如若成立，则许恣时应在幼年，其生年略可推知，要更早于上述几位先生所记载的。

因为缙曾只有独子，所以倍加疼爱是有可能的，也是人之常情。许缙曾在文集中多次提到按“恣儿原韵”作的诗。⁵⁹许恣也曾为缙曾制葛袍，缙曾为此作诗“恣为余制葛袍，秤重三两，戏吟绝句示之。”⁶⁰可见，缙曾宠爱尧衢不假。

缙曾友人王熙曾为许缙曾《宝纶堂集》作序。王熙，字子雍，谥号文靖，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历官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之父乃礼部尚书王崇简，（1602—1675/1678）卒。字敬哉，一作敬斋，谥号文贞。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三年，补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他曾为许缙曾的诗作过序⁶¹。

⁵⁶王日藻撰，《耆年讌集诗、赠言》清康熙32年（1693）刻本。

⁵⁷王日藻，《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7页。

⁵⁸许缙曾，《南归杂咏其三》，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52页。

⁵⁹许缙曾，《游细林山用恣儿原韵》、《却非司农山庄产瑞莲依韵寄贺》其二“用恣儿韵”，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526页、第532页。

⁶⁰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59页。

⁶¹[清]王崇简撰，《青箱堂诗集三十三卷文集十二卷遗稿续刻一卷年谱一卷》卷四，《四库全

王熙也曾讲到许缙曾于戊子（顺治五年，1648年）冬始来京师，并且执经于先文贞公。王熙与缙曾关系颇密。他在序中称：“令子尧衢负隼才，比试京闈。余读其诗有一日千里之目。与李子寅谷虽屡困场屋，辇上公卿无不知其为名下士者。”⁶²其中提到的李子寅谷乃是缙曾婿，缙曾曾于康熙辛未（1691年）送寅谷入都，作诗一首，中云“岂为交游频税驾，且凭词赋作良缘”⁶³。不仅如此，王熙也曾为尧衢写过跋“跋许尧衢集王右军书孝经石刻”。其文如下：“康熙辛未之夏，云间许鹤沙先生以其嗣君尧衢所集右军书孝经石刻见寄。东晋去今千余年矣。其能得当日用笔之妙，非法眼不能遽辨，至若事涉游艺，意本尊经，蒐採不遗，取舍允当，则真石台之鼓吹，逸少之功臣也。尧衢博综六艺，兹刻益窥豹一斑，敬跋数语，以识景幕。”⁶⁴康熙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缙曾66岁，当是缙曾为尧衢劳烦旧友王熙所作。在高士奇为缙曾《宝纶堂集》作的序中也提及缙曾子：“先生嗣君尝就余问业，好学能文”。⁶⁵由此可见，尧衢也并非不学无术之辈，缙曾更是借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力图为子许恣建立一定的人脉基础，为其仕途铺平道路。但是许家自此败落却是不争的事实。

（2）许季

《宝纶堂集》中提到恣儿外，也提到过季儿，许缙曾有诗名曰“季儿寄秦望观荷原韵率尔和之”。我们知道《三异笔谈》中谈到：“上世本显宦，至公（许缙曾）乃益富，中年即告归。苦无子，养子三：一姊子，一妻侄，惟七垣重以嫡侄嗣。”⁶⁶可见，许季应为其姊子或妻侄，然只见恣儿外一名，另一人名无考。

第四节、许缙曾子女姻亲关系考

书存目丛书》集部203册，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79页。

⁶²王熙《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3页。

⁶³许缙曾，《送寅谷入都和用章原韵》，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6页。

⁶⁴ [清]王熙撰，《王文靖公集二十四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卷十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4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克昌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7月底1版，第628页。

⁶⁵高士奇，《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9页。

⁶⁶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2页。

(1) 联姻王日藻

上述论述已提及，缙曾子许埜娶户部尚书王日藻女，此处不赘述。王日藻家族也是华亭望族之一，祖上自王端始兴盛隆。王端，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会试乙榜，历官汀州教授。⁶⁷王家之后代代贤能倍出。王日藻更是在晚年康熙南巡时受到褒奖，御书“连云”两字，赐题其别业秦望山庄。

(2) 朱椿

许仲元先生的《三异笔谈》以笔记的形式讲述“朱总宪际遇”，本意在于介绍朱椿做官的奇遇，同时也提供了许缙曾后代的第一手材料。朱椿，号大千。“朱总宪娶于许，为云南臬司鹤沙公孙婿，行人司副尧衢公婿也。”⁶⁸朱椿得以做官，多亏了尧衢在京都时的好友于襄勤成龙，而朱椿更是勤于政事，从此发轫。于成龙与尧衢在京同官司副，又是副榜同年。尧衢晚年家贫如洗，“时襄勤持节清江，督办荆隆口，八驺过访，室不可坐，即立委巷间。询君有子弟胜官者乎，答以无有。固问之，则曰：有婿朱似可，然不知其愿去否也。于即登之夹袋，檄召朱去。朱有吏才，勤于职事，功成以别驾衔叙司马，选处州同知，后晋陟巡抚，内升左都。”⁶⁹这段记载表明许埜后嗣除曾提到的许秉锡居官在外，已经没有能够胜任官职的人，其婿虽有吏名，但是许家已无可为官之才人。

(3) 李子寅谷

王熙曾讲到缙曾婿李子寅谷。李寅谷即李旻，字寅谷，七岁工草书，康熙十四年（1675年）乙卯举人。⁷⁰李显子，李懋孙，李沾曾孙，家族自李沾始在华亭声望颇高。李沾，字恣轩，明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举人，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进士，授慈溪知县。历任南京兵部给事中，累官督御史。⁷¹叶梦珠《阅

⁶⁷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78页。

⁶⁸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2页。

⁶⁹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第12页。

⁷⁰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73页。

⁷¹ 参见：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72页。

世编》卷五《门祚一》记载“故御史大夫巖轩李沾，崇祯戊辰进士，历任南京兵部给事中。十七年甲申（1644年），夏，闻北都陷没，与凤抚马瑶草士英推戴福藩，拥立为帝。不数月，骤迁总宪，赐蟒玉，加宫保，一时贵宠莫并。季子懋，字素心，先登崇祯癸酉（1633年）贤书，以被论议革，至是特旨准复。入本朝，中壬辰进士，官中州学宪，父子相承，箕裘不失。未几，巖轩即世，素心亦卒，家亦中落。今诸孙蕃衍，尚未有达者。”⁷²李沾子李懋，字素心，号嗇斋。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二甲一名进士，授吏部主事。以佥事督学河南。丁内艰，服阙补湖广上江防道，有惠政，以疾卒于官。《宝纶堂集》中一篇序文《楚江吟序》是缙曾写给与之颇有诗歌唱和的李方轮。其中缙曾言“方轮令祖嗇斋先生持节楚南时，余亦数马江右，地相接声相应也。未及先生以劳瘁卒于官，囊橐萧然，贫不能归。余为龙舟楫资廩饩以遄其行。”⁷³嗇斋先生即李懋，缙曾与李家有此故情。寅谷父李显，字令宜，诸生。与同郡张渊德等磨练古今文，刻原社初集盛行于时。虽叶梦珠先生称李懋之后子孙未有达者，但李旻中举，方轮负有才名，也不愧是华亭望族之后代子孙。

（4）联姻邹连城

许缙曾《宝纶堂集》中为邹连城先生五十寿作序，云“岁癸丑得请归养，与连城先生订姻娅。”⁷⁴可见，缙曾于归乡后与邹连城家结下姻亲关系。缙曾晚年撰写《感应篇征事续》以邹连城娶妾一事引为阴鹭报应之征事。从中可知邹连城卒于康熙二十五年，年六十一。因其家资丰厚，以费为光禄寺署丞。年已五十尚无子。聘一侧室，后知该女原聘于他人，因其人贫苦，转售于邹连城。邹不忍夺他人妻，并贷其值。于是终得五子。⁷⁵缙曾友人华亭董含⁷⁶著《三冈识略》卷九中讲述邹连城“结婚破产”一事，以为奇谈。中云“华亭南桥镇有富人邹连城者，农家子。祖父皆巨富。藏镪无算。再传至连城，性尤纖嗇，善居积，朝夕皇皇，权

⁷²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门祚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22页。

⁷³许缙曾，《楚江吟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6页。

⁷⁴许缙曾，《邹连城五十寿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7页。

⁷⁵许缙曾，《邹光禄》，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3页。

⁷⁶华亭望族董其昌后人，字闾石，一字榕庵，号蓴乡赘客。董俞兄。顺治18年进士。有《艺葵草堂诗稿》。

母子之利，富甲一郡。晚举子女十余人，联姻贵族，适逢纳官之例，纱舆绣补，意气自得。”⁷⁷后由于邹连城忽一病不起，姻家周纶带恶仆将其家抢劫一空，不久周纶背发一疽，见邹连城“率众鬼挥拳相向，痛苦叫号，五脏溃裂而死”。查缙曾为邹连城撰写的祭文中痛呼“公仇未复”，当指上述事件。祭文中详细记载了康熙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邹连城甲子寿辰，“七子九女暨诸婿，罗拜堂上”“（缙曾）乘舫携酒脯”前来祝寿，并于次年邹连城析家产将七子请托于己的过程。“七子俱托太岳掌管。题年画押遍视同人。复呼第五子维实出拜某，并谓吾幼儿盗曰‘此子尚未聘，今已畀汝，为我抚养成立，我无憾矣。’复举笔作蝇头小字，以申寄托之语。”⁷⁸可知，邹连城应非教徒，然与缙曾交情深厚，甚至在其大限之前曾将己子托付许盗。

许缙曾的后人在姻亲的选择上仍以门第为主导，与信仰无关。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家族都是当地望族，与天主教信仰无涉。

小结：

许缙曾家世显赫，对于天主教接触颇多。其母亲一脉对天主教一向热忱笃信；其父家一脉虽由接近西学而入教的事迹，却并无坚守信仰的赤诚。缙曾作为第四代天主教徒，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代教徒，其入教行为是遵循先辈意愿的行为。与缙曾联姻者多是当地望族豪门，并多与天主教信仰无关，其后代无复获得科举令名者，信仰也逐渐消弭，其家族的信仰史似乎成为天主教信仰在明清之际衰退的写照。

⁷⁷ [清]董含撰，《三冈识略十卷续识略一卷》，清钞本，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四辑 29 册，四库未收书辑刊编撰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759 页。

⁷⁸ 许缙曾《祭光禄寺典簿邹连城文》，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 218 册，第 637—638 页。

第二章 许缙曾生平事迹考

许缙曾一生经历丰富，年轻时仕途上一帆风顺，中年辗转各地任职，晚年在家乡力行善举，可歌可书之事颇多。阅其书，识其人，本章力图通过对缙曾文集的细致赏读，还原缙曾一生经历，对缙曾其人其事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一节、承先贤志 科举扬名

天启七年（1627年），许缙曾出生于松江华亭望族之家，一岁便由外曾祖父徐光启抱至天主堂受洗。黄一农先生根据许缙曾在“历狱”中的口供，言其自小在外家长大，十七岁得中生员后才离开。¹许缙曾《宝纶堂集》中《鹤沙自序》篇中言“吾父鼎革后，隐居乡曲，力田教子。”²可知入清后缙曾父即在家乡教子，时缙曾应在少时。缙曾又在《幻记》一篇中记载自己年十五时参加童子试，于梦中作一文，“先大夫遽请业师讲题义”³。可见，缙曾应居父家，与缙曾依居外家之言似有矛盾。事实上，其外曾祖父徐光启家在上海县，缙曾家在松江华亭，虽然历史地理沿革有变，然于明季，上海地区大体上以吴淞江（苏州河）为分界线，吴淞江以南归属南直隶松江府管辖，华亭县和上海县同设于此地，地理距离上是很近的。缙曾自小于父母双方家庭中成长，此段时间与外曾祖父家接触自然相当频繁，所谓十七岁离开外家，应是指其开始游学外地，作为“历狱”中的口供，缙曾无疑是为了澄清自己与天主教的关系，表明自己很早便不再信仰天主教。

一、游学经历考

得中生员后，缙曾一度求学他乡。缙曾文集中《题何贞石乔梓遗像》一诗曾云“少小随肩侍陇西，先鞭君去上云梯。”⁴又在《何贞石同年七衰寿序》中云“犹

¹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简体字第一版，第88页。

²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5页。

³许缙曾，《幻记》，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75页。

⁴许缙曾，《题何贞石乔梓遗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44页。

忆舞象时，余与先生同受业于陇西夫子。”⁵由此诗文题名可知，其一，何贞石乃缙曾同郡好友，同学又同年，然对于何贞石的仕宦等详细资料无考。其二，缙曾曾受业于陇西夫子门下。陇西夫子乃何许人？我们知道陇西乃李氏宗族的发源地，位于陕西境内，陇西李氏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以至于陇西成为李氏家族的代名词。缙曾用“陇西夫子”的称谓呼其恩师，很可能次夫子为李姓。缙曾文集中有《寿李含经六十》云：“陇西旧德重枫溪……况有高堂登大耋，门庭玉树正芳菲。”⁶此李含经具体为何人，难以考证。可以读出的是缙曾承恩于李含经的前辈，此陇西夫子恐即陇西李氏。又如缙曾言归里后，“会韩城夫子令嗣李世兄来云间”⁷韩城在陕西境内，关中平原东北隅。又是其求学于陇西李氏之一证。

二、科考入京

顺治五年（1648年），缙曾以科考举于乡，随即赴京师。冬，在京师谒拜王崇简等朝中官员。第二年，缙曾中进士，改庶吉士，时年缙曾仅二十三岁。顺治八年（1651年），缙曾授检讨。此时的缙曾可谓意气风发，视其当时所作七言律诗《咏时雨》便可窥见一二，中云：“一望西山锁黛螺，九天甘泽点官罗。榆钱历历鸣鸠集，麦垄青青振鹭过。碧藻斜侵周代鼓，阴云不散鲁阳戈。石鲸鳞甲新波长，太液池头发棹歌。”⁸缙曾也曾随驾南郊，在太和殿上，接受皇上赐茶、赐宴，如其言“侍从承恩歌即醉，普天大酺庆无疆。”此时的缙曾深感皇恩，欲大展鸿图。

就在其授检讨后，十月，父许远度病，缙曾即辞朝归省。“手捧五花辞玉璧，梦依三柳入云间。遥怜岭上梅初蕊，尤喜高堂鬓未斑。”⁹途中，路过宿州，在此地购鹰。缙曾应知宿州李使君之请，休憩一日以观田猎。日晡时分，遇到响马过街。缙曾率仆从七人挟弓与强盗对峙于街市。在缙曾的指挥下，数十骑左右贼人

⁵许缙曾，《何贞石同年七衰寿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6页。

⁶许缙曾，《寿李含经六十》，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44页。

⁷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2页。

⁸许缙曾，《咏时雨》，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0页。

⁹许缙曾，《辛卯冬十月归省辞朝》，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0页。

皆被擒。当晚陆子集生¹⁰、施公研山等皆来问讯。¹¹缙曾路途中纾道涉水草、逐雉兔，再加上除暴安良，足以展示出缙曾年轻时的倜傥英气。不幸其归乡两年后，许远度病逝，缙曾居家为父丁忧。

三、补翰林院检讨

顺治十二年，丁忧期满，缙曾补翰林院检讨。再度入京，仍可见其春风得意之貌。顺治十四年（1657年），缙曾补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此段时间，缙曾多次随驾顺治左右，不少诗文中都留下了记录，字里行间都是感戴皇恩之情，盛世明良之概。¹²第二年，缙曾分校礼闱。负责此次阅卷的大学士是傅以渐¹³、学士李霁¹⁴。缙曾详细记下了三月阅卷结束，顺治帝在乾清宫召见诸位阅卷大臣的过程。“命各官升阶赐坐。视御座相去不及丈许。大学士傅以渐、学士李霁等将阅卷诸事各奏对毕。复命赐茶。是日，天语怡悦，遍视各官良久，曰尔等面貌俱比前较瘦，应是看文日久，可早回家去。遂起谢。”¹⁵缙曾详记此事，并撰诗以表感恩之情“玉藻临轩劳顾问，朱衣拜手贡贤书。”¹⁶这几年间，缙曾颇受顺治恩宠，又得以与朝中大臣相交共事，可谓平步青云。

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反映在缙曾的诗歌中，其诗文积极乐观，踌躇满志。“寄

¹⁰ 缙曾友人，陆集生：陆庆臻（1613—1693年），字集生。明季举人，有声几社。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拣选推官，不赴。

¹¹ 许缙曾，《宿州纪事》，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18—619页。

¹²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日顺治赐宴行宫，命赋诗纪事。缙曾云“……圣世明良歌既醉，微臣何以祝熏弦。”缙曾随顺治帝驾幸南海子，并且五日侍宴龙舟。——参见《随驾幸南海子》二首、《五日侍宴龙舟恭纪》二首，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1页。

¹³ 傅以渐：字于盘，号星岩，山东聊城人。顺治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第一人及第，官至秘书院大学士，以清勤着，学者称星岩先生。有《贞固斋诗集》。——出自：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三，第102页。

¹⁴ 李霁（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年六十岁）：字景霁，号坦园，直隶高阳人。顺治二年（1645年）举人。顺治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拜大学士。累官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历充纂修世祖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及明史监修总裁官。年才三十四，谥文勤，有《心远堂诗集》。——出自：同上书，小传卷三，第102页。

¹⁵ 许缙曾，《礼闱事竣启》一诗，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1页。

¹⁶ 许缙曾，《礼闱事竣启》一诗，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0—501页。

语名花莫憔悴，年年常得倚春风”¹⁷。又如其作《登瀛洲亭言志（馆课）》五言古诗，云“少年爱湘素，欲著名山篇。弱冠纡金马，柱下富遗编。退食恒太息，图史列群贤。譬若陟遥岫，驱车太行颠。静趣忽怡神，置身游百泉。兰台工丽词，矫矫厉云烟。西京多作者，蕴旨何高攀。温饱非吾素，岁华徒推迁。慷慨因起舞，庭月恒娟娟。”¹⁸

在京时缙曾频繁与云间诸子会课，留下了不少会课时所作的诗文。其中不乏思乡念母之作。如在《思旧园二首》中写道“母氏北堂居，长跪进甘旨。”¹⁹也有思念友人之作，写道“睽言同心友，客岁聚京洛。中有水部郎，风流重然诺。”²⁰缙曾文集中好友任水部郎职的有两人。一是顾大申，初名庸，字震雉，号见山，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官工部主事，累擢洮岷道僉事。顺治十四年（1657年）主持江宁芦政，治理夏镇²¹河道，缙曾赠诗相送。²²另一人是王日藻²³（1623—1700），字印周，号却非，原名王濂，干巷人。顺治五年（1648年）中举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及第，授工部主事，出掌江宁芦政分司。缙曾也赠诗三首送别。诗中云“金门旋迹共居诸，君去江南慰倚闾。我有高堂垂白发，凭君得寄数行书。”²⁴此二人乃缙曾同乡，与缙曾关系最笃者是王日藻，可知两人年轻时已相知相交，在京时更是往来甚多，缙曾屡有诗文相赠，晚年两人同居乡

¹⁷许缙曾，《报国寺海棠歌》，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8—479页。

¹⁸许缙曾，《登瀛洲亭言志》，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3页。

¹⁹许缙曾，《思旧园二首》，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3页。

²⁰许缙曾，《思友人二首》，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3页。

²¹在江苏沛县东北四十里新河西岸，与山东滕县接界，南去留城四十里，本名夏村，为南北孔道，明万历年筑夏镇城，移沾头分司驻此，清咸丰尝称移县治此，寻仍还旧城。

²²许缙曾，《送顾见山水部之夏镇》，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50页。

²³王日藻由江南芦政，升工部郎中。后调离工部任江西提学僉事，丁母丧期满后，补河南河道，升任浙江按察使，旋擢江西布政使，晋级为副都御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河南巡抚。后被调回京师，升任刑部侍郎，转户部侍郎，接着又升任工部尚书、转户部尚书，并受命为《赋役全书》总裁官，后以事落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北京附近的无定河泛滥成灾，朝廷重新起用王日藻督办。王日藻为治理无定河积劳成疾，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治河工地去世。死后诏复其原来的户部尚书官职。无定河工程完工后，朝廷将此河改名为“永定河”。

²⁴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50页。

里，往来更加密切。

第二节、扬历中外 扶持天主教

一、出任江西驿监道

顺治十五年（1658年），许缙曾补江西驿传道副使。于是，缙曾离京赴任，并开始了他的辗转各地的仕宦生涯。

上任后，缙曾便迎母到南昌署中。柏应理曾说由于太夫人“一心在开设教区，建造圣堂，藉以传扬圣教”，所以无论路途险远，缙曾在外省作官，母亲“便陪了一同去”。“其母甘第大随子赴任，所在帮助神父建堂开教，大为神父所仰赖。于是江西之南昌府，湖广之武昌府，均有其所建之堂。”²⁵柏应理记载“夫人一到了江西省城（即南昌），见圣堂狭小又隐蔽，便买了一宅大房子，改建一座圣堂，高大又堂皇。到了湖广也如此。原来湖广只有一位教士，管理通省教务，其时适不知何在，夫人便致书耶稣会会长，请拨一位神父到汉口。那时有法籍穆氏兄弟三人，在一六五七年才到中国，会长就派穆迪我神父前去；夫人素来很敬慕司铎；一见；急忙给他筹备馆舍，便在省城中（武昌）大街上，买了一座宫邸，改做圣堂，又在大河对过，（汉口）自己住宅中，也盖了一座。”²⁶陈垣先生也在《华亭许缙曾传》中说“缙曾母侨居汉口，亦请穆迪我来鄂传教，武昌府建有新堂，四年之间，教众至两千两百人。”²⁷又言缙曾“旋补江西驿传道副使，理邮政，除齟齬，商民便之。并迎母于南昌署中，建天主堂，所在扶翼圣教，为西士所倚恃。”

28

二、升上下川东道参政

顺治十七年（1660年），缙曾升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东道参政。同年二

²⁵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收录在《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上海书店出版，第265页。

²⁶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40-43页。

²⁷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7页。

²⁸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6页。

月，知上海县事徐贲记建上海城内教堂一事，提及“文定外曾孙许孝修太史，读书中秘，精西学，暂出藩蔽乡，以余令兹土，欲借余一言，以垂示来学。”此堂即为缙曾外曾祖父徐光启于安仁里为潘国光等神父所建。时，缙曾即仕宦在外，希望借助徐贲之语，以广人知。

缙曾赴任之时，奉母僦居汉口，依妹夫李南明²⁹以居。缙曾入蜀途中正值七夕，寓涪江道中作诗“夹岸风烟犹转战，孤舟夜雨独吟诗。故园秋色应无恙，莼菜初肥白露垂。”³⁰以寄怀思乡之情。之后康熙壬寅（1662年），缙曾视蜀藩事。次年（1663年）秋，缙曾由夔府军前到重庆，取道汉口，探望母亲。缙曾自言“三年蜀道违亲舍”³¹，在四川的三年，缙曾始终挂怀母亲，内心充满了不能侍奉母亲的愧疚。

虽不能侍奉老母，然在四川，缙曾对天主教的传播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在缙曾入蜀之前，天主教曾一度此地传播过，164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字再可，1606年生，1637年入华）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相邀入川到绵竹，继至成都传教。1641年他在达官显贵中，挑选30人付洗，这是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其中有蜀献王后裔多人。1642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字景明，1609年生，1640年入华）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四川，“方献忠将近成都时，利类思、安文思两神父正避乱于绵竹县刘相国家。后为献忠所获，送至成都。成都天主堂已为乱兵所毁，教友死者过半。……及献忠败死，两神父为清兵所获，清兵元帅肃亲王豪格，询知两神父与汤若望为友，遂委人送至北京。”³²至此四川天主教传播中断，直至缙曾入蜀。“太夫人原欲随他同往，但缙曾以四川道途艰险，深恐慈躬过劳，且家务乏人主持，便婉息母亲打消主意；且说在那省开教事务，由儿一肩担任，尽请母亲放心。缙曾到任后，一一遵照前言，在蜀两大城中，

²⁹后缙曾归养途中经过汉口，也有赠李南明妹夫一首诗，中云“沧浪江口遇君过，君寄潇湘雁字多。吾郡灾荒知几许？高堂眠食近如何？黔山暮雪迷行骑，楚客方兰发浩歌。倘念故乡游钓地，好风同去莫蹉跎。”——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8页。

³⁰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3页。

³¹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3页。

³²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收录在《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上海书店，第221—222页。

(成都和重庆),各建一堂;太夫人闻之,大为取悦。”³³据陈垣先生所做的传,缙曾在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抵重庆,后“西士穆格我始至川,缙曾体母意,善待之,遇事予以便宜,成都保宁重庆各府,次第开教,施洗六百余人,重庆尤盛,教众多荐绅子弟。”³⁴缙曾为传教士在四川传播福音创造了有利条件,致使教业重振。

三、补河南按察使

康熙三年(1664年)许缙曾补河南按察使司,到任三月,推敲平反,开释极刑并大辟重囚一百四十余人,未有遭驳诘者,政绩卓著。

“时河南西士为恩理格,缙曾至,特新堂,河南教基,因之大定。”³⁵在柏应理的记载中“其时太夫人已回松江,知缙曾将赴豫省,正好重兴圣教,便请在山西的恩里格(P. chieien Herdticht)赶速前去;缙曾引他拜谒制宪及其他大员,并请得一方基地,重造圣堂,悉照太夫人的嘱咐。”³⁶时,河南巡抚为佟国印(?—1672年)³⁷,也给予传教士多所帮助。³⁸

许缙曾对于天主教的热心支助,给他带来了仕途中的一个低谷。反教士大夫杨光先掀起“历狱”,缙曾因被控捐建天主堂,与都御史佟国器、御史许之渐被同时罢官。《鹤沙自序》提及此事,“康熙乙巳(1665年)冬十月,会徽人杨光先修衅于远西汤道未,波连都御史佟、御史许与余三人,或系作序,或系捐银,同时罢官。时都门诸老皆为余不平。余曰:‘为官不致犯八法干律例。飘然去国,耕凿养亲于愿足矣。’”一句“时都门诸老皆为余不平”将缙曾的不满宣泄出来。

³³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6页。

³⁴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7页。

³⁵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7页。

³⁶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42页。

³⁷清汉军正蓝旗人。初袭骑都尉世职,崇德间授工部副理事官。顺治间官至工部右侍郎,晋爵三等男。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100页。

³⁸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收录在《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上海书店出版,第265页。

不仅如此，据缙曾在“历狱”中的口供，他自出生后就被外家抚养，一岁时，其外曾祖父徐光启将他抱至天主堂受洗礼；缙曾自十七岁得中生员后，就分出外家居住，并不再供奉天主；且在授官后未久蓄妾，家中还供奉诸神。黄一农宪政因此推断“惟因其母是当时中华教区的名人，并对宣教工作具有异常强烈的责任感，故事母惟谨的缙曾，其行为或许很快收到甘第大的‘纠正’”。³⁹此次劫难缙曾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更可见虽有母亲的谆谆教导，但缙曾对天主教的信仰确不诚挚。

四、迁云南按察使

落职归里的缙曾对仕途默然，“事亲养志，魂梦安恬，了不与尘世争黑白”⁴⁰。康熙八年（1669年）汤案得白后，缙曾以原官起用。当时，缙曾思“亲老无依，季弟复歿”⁴¹，本想以母老请告，但被母亲阻止。母劝曰“朝廷特恩，一经部议，两经廷议，始复原职，岂可以我之故虚君命？”于是缙曾遵母命乃行。

次年十月，缙曾迁云南按察使。“孟冬七日以滇泉引见乾清门”，康熙详细询问了缙曾的籍贯、年龄、履历。缙曾记曰“三年耕凿隐青山，五夜趋朝识圣颜。先帝遗容如在目，宫寮双鬓已成斑。”⁴²再次起用，已然物事人非。此时的缙曾并不愿意接受到万里之遥的云南任职，他念及路途遥远，无法迎养母亲，于是想要请假辞去。太宰郝公劝其“命下之后，随即请假，迹近规避。子果有此心，到任具题可也。”⁴³到贵州府，再度与督抚谋之，督抚又言其应先到后与抚军商议。到任未久，即与抚军李公商议，终于在康熙十年，得以母老为由辞官归养。岂知制抚与二司百般挽留，缙曾假装称病，终得归里。缙曾辞官后，云南按察使一职由

³⁹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06年8月简体字第一版。P88。

⁴⁰ 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9页。

⁴¹ 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9页。

⁴² 许缙曾，《孟冬七日以滇泉引见乾清门》《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5页。

⁴³ 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0页。

李兴元接管，一年之后吴三桂起兵反清，李被其拘捕，拘禁六年被杀。⁴⁴

时人多赞缙曾有先见之明，倘在云南多逗留些时日，后果不堪设想。从缙曾所描述辞归之情切，甚于佯装生病，闭门不出。可以推知缙曾断非仅是念及慈母，更多的是惧吴三桂谋逆，以母老为由，急请返乡。柏应理对此次缙曾归养有段详细的记载，且备录于下：

“盖教难平复后，缙曾奔走仕途，而于修省及圣教神功渐渐冷淡；及升补了云南按察使，就与吴三桂联好，深知莫逆，几致倾家灭族。原来吴三桂领兵关外，见得流贼横行中国，已陷多数省份，直入京师，即乞满人援助，引之一同入关；那知满人一到北京，就据龙亭，自立为中国皇帝；三桂后悔莫及，就阴联手下将士，及邻省官员，共谋驱逐清室，重复旧朝国土。缙曾聪明素著，阅历已深，见三桂逆谋阴计，一朝败露后，其祸不堪设想，便奏本朝廷，托辞养亲，乞准解官回里，奏云：‘家母年老力衰，云南远距万里，一朝有故，不及奔回侍奉，终身抱恨何如？’奏上，蒙旨照准。无奈缙曾始智而终愚，返到松江后，就备许多珍物，寄送吴三桂，申叙旧时恩谊；时三桂已自立称帝，回书道谢，并有‘不日重会华亭’之语；不料书被驿吏扣留，控以通逆大罪；幸苏州抚院⁴⁵，南京制宪，经缙曾一再剖白，申奏朝廷，得保身家，脱免大祸：此必上主特佑所致也。”⁴⁶

柏应理书中舛误虽多，但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显然，他证实缙曾是因吴三桂谋逆之心败露，才急求归里的。并且，缙曾也因为吴三桂谋反而受到牵连，几致倾家灭族。第一章中，我们已知缙曾致仕回籍时曾积四十万家资，然而其晚境贫病交加，其子许恣又尚在少年。可知其家境的衰败恐是此次事件中用于打点上下所致。《鹤沙自序》言，“先是母因思子，故目渐生翳。侍者稍不戒，每虞失足。及闻子渡江，家人先至，母益喜，自起步庭中，详问长途等涉。日移晷不假扶掖，举家欣异。迨余至家，先率子姓群从，随母望阙谢恩。乃见母问起居，母喜动颜色曰：‘远归劳苦，天从人愿，母子早得相见。自今以往何以报国

⁴⁴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7月第一版，第三册，第1997页。

⁴⁵ 查时任江宁巡抚的为满族人玛祐，任职时间从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到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80年7月第一版，第1539—1545页。

⁴⁶ 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52—53页。

恩，答天地。从今日始，我与汝共勉之。’”⁴⁷从母亲急切儿子的规程，甚至导致“目渐生翳”的状况看，甘第大对缙曾在云南能否顺利归来忧心忡忡，印证缙曾在云南时的危急状况。甘第大笃诚信奉天主，她甚于将缙曾的此次官场上的遭遇，归结为他对于神功的荒废。“自此以后，太夫人每思己儿失足之由，必因他荒废神功，又以云南远距京师，至今未有铎德，未有教士故也。”⁴⁸事实上，缙曾因在云南时间之短，又急于返乡，无心于助教自是在情理之中。

缙曾一生仕宦生涯至此画上了句号，正如他自己所言“余奔走中外，历升沉进退者三十余年，凡可悲、可喜、可惊、可愕之事，皆目观而身尝之。”⁴⁹缙曾仕途虽不是一帆风顺，然锦衣玉裘，扬名后世。缙曾辗转各地，奉母唯谨，遵照母亲旨意扶持天主教在华事业。且不论其在思想上对天主教的接受程度，以其在各地对天主教事业做出的贡献，已值得书写一番。

第三节、归乡里居 举善云间

缙曾归里后，在母亲的嘱咐下，在云间力行善举，创建育婴堂，收纳道上弃婴。缙曾晚年虽也宴集乡间，与友人酬唱游往，然随着家道的中落，却陷入了贫病交加的窘境。

一、力行善举

缙曾归养居里后，在母亲的纠正下，一度向圣教回归。柏应理说“太夫人以身作则，率引儿子归正，屡劝缙曾到城外四五里许自己造的圣母堂⁵⁰中听弥撒，

⁴⁷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1—592页

⁴⁸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56页。

⁴⁹许缙曾，《同年唐济武诗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4页。

⁵⁰徐允希注中言，此圣母堂，今已不可考。但今邱家湾，原有天主堂一座，相传为太夫人所建，作教士常驻之所；雍乾间没收拆除，同治辛未（1871年）由当局给还，明年重建大堂，改称圣心堂。堂东半里许马耆寺后，又空地一方，（近丈七亩二分）界石七八方，均驳落难辨，（似为清初旧物）建有领报堂一座，为道咸间教友瞻礼所，或即太夫人所建之圣母堂之遗址与？据《适志斋集》，城内集仙街，许氏有第宅一座，太夫人驻此，赴堂瞻礼，亦甚便也。谓圣母堂在城外，是否误笔，殊信难料；惟当时男女信友，分堂瞻礼，则男在邱家湾，女在马耆寺，亦所可能。——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

领圣体。缙曾果从母到堂，先行了总告解，深痛一生罪过；自此以后，一心从事师功，以解母亲忧怀。”⁵¹柏应理这段记载真实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缙曾归乡之初，母亲极力纠正其回归天主教，确合乎事理。缙曾居家一载，母亲就召问曰：“汝居家年余矣，果有善事，以慰我嘱望乎？”第二年正月朔旦，子孙罗拜，母勗勉如初。缙曾深感惭愧，于是与太守鲁公谋建育婴所。缙曾奖劝同善诸子，连名呈请鲁公，鲁公通申各宪皆出捐银。不一年而纲举目张，条分缕析，规划井井，时康熙十四年（1675年）。⁵²据缙曾所撰《育婴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所述：“康熙十四年正月日起至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止，育婴堂内收婴四柱清册，通计收救男女婴共四千七百四十五名”。⁵³又《鹤沙自序》言，自康熙十四年到康熙三十五年，“共收救道上弃婴五千四百八十名。皆悉本于母训。”⁵⁴缙曾母曾“在松江苏州立育婴堂，一时好善富室，闻风感化，莫不踊跃相助。”⁵⁵缙曾建育婴堂，也是受到母亲嘱咐和感召而为。

康熙十九年（1680年）缙曾母甘第大卒。母亲临终前，缙曾答应其“不再奔走四方”。时缙曾已是年近六旬之人，决计不仕。迁育婴堂于菜园之东北隅。菜园即缙曾归养后为娱亲所筑之园。缙曾即“朝夕将事以为晨昏定课。”可见其在母亲去世后，专注于乡间的慈善事业。

二、晚年生活

缙曾晚年与友人交往频繁。松江在明清之间人才辈出，不乏文人墨客、官绅名士。缙曾晚年宴请友朋酬唱甚多，其间不仅有其故交同年、世交好友、更有慕

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116页。甘第大，明崇祯十年（1637年）寡居，乃独资建造邱家湾天主堂，并献地百亩为圣堂公产。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扩建重修，于同治十三年竣工，现为松江县级文物。

⁵¹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57页。

⁵²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2页。

⁵³许缙曾，《育婴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问》，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

⁵⁴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2页。

⁵⁵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收录在《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上海书店出版，第266页。

名来拜访的名士。然而其晚年家境衰败，不复当年的盛况。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缙曾诗文中对于晚景的凄凉之慨屡见不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许缙曾与董俞等人集聚南京参修《江南通志》。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仲春时，康熙驾幸江南，缙曾也在二月二日于锡山迎驾。“十年野服卧乡关，重整衣冠觐圣颜”。⁵⁶缙曾记此次盛事云“更有野人齐献寿，皤皤黄发进春盘。”⁵⁷并于二月二十三日高桥送驾。然就是同年除夕，缙曾作五言律诗“独坐浑无事，寒鸦破碧虚。年饥田租愧，人老翠钿疏。……”⁵⁸这是缙曾晚年家境窘迫见诸诗文的最早描述，时缙曾年63岁。

康熙辛未（1691年）12月缙曾偶然得重疾，他于除夕时作诗“日暮升崇冈，极目送归鸟。徘徊生百忧，尘嚣苦未了。……今年生不辰，五行互颠倒。干支逢岁克，剥啄纷相扰。……咄哉柳盗跖，探囊如电扫。宾朋齐太息，室人纷懊恼。……披襟一放歌，长贫以娱老。”⁵⁹癸酉（1693年）春，他即为子女与侄15人分析析析房产。该年九月，缙曾为自己建生圻，似乎预感自己大限将至。

“癸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岁，余编次三奇院本，同时填词者六人，不两年间，荆山、冰持与菀湖，三人相继谢世矣。”⁶⁰晚年的亲人、友人的相继离去，对缙曾来说，加重了他心理上的凄楚情怀。

康熙乙亥（1695年）除夕，缙曾作诗总结其一生“我生席遗荫，少小不知贫。年年逢守岁，枣梨夜杂陈。弱冠入天禄，裘马玉河滨。除夕数宫漏，来朝侍紫宸。壮年岭方岳，四牡日駉駉。御冬缺旨蓄，微禄赖娱亲。滇南归故乡，言采秋风莼。绳床日高卧，箫踈隔世尘。岁晚团圞坐，酌酒话天伦。何期有奇鬼，破壁舞蹲蹲。自言韩退之，揖我为大宾。又言杨子云，逐我常反唇。栖栖无定踪，

⁵⁶许缙曾，《驾幸江南恭纪》其五，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1页。

⁵⁷许缙曾，《驾幸江南恭纪》其七，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2页。

⁵⁸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2页

⁵⁹许缙曾，《辛未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6页。

⁶⁰许缙曾，《挽张菀湖四首》，《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34页。

愿托子为邻。我闻殊不乐，鬼乃意生嗔。一过仓廩空，再过扫百缗。缠绵共晨夕，惆怅徒伤神。童仆久枵腹，儿孙多苦辛。况值分椒夜，盈门剥啄频。对此三叹息，踟蹰惟含颦。鬼复慰我言，不如且饮醇。布衣慎怀壁，象齿戒焚身。湛然涵清虚，箪瓢思古人。时序有代谢，穷愁何足论。东风吹草堂，明日岁朝春。”⁶¹此作总结其一生的经历，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到晚年窘迫的凄楚。诗中“鬼”的形象似乎成为自己晚景凄凉的罪魁祸首，然全诗悲戕之余，却又融入到“时序有代谢，穷愁何足论”的豁然心态之中。

然而缙曾对晚年的遭遇也不免有忧心忡忡的时刻。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年）除夕，“冬日日苦短，薄暮起凄风。饥鸟号古木，市廛卷寒蓬。我年已七十，对此心忡忡。……如何数年内，踟蹰悲路穷。室人遍交谪，剥啄相遭逢。……诗怀已顿减，下笔殊未工。掩卷不成寐，中夜理丝桐。”⁶²最终，缙曾还是将自己的遭遇归结到了命运之说上。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年）除夕，“……亲朋劝药饵，无钱买参术。犹忆少年时，曾登日者室。日者为余言，科名皆可比。所患划度中，六旬若有失。从兹数十年，验之良得实。”⁶³“日者”即古时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也就在丁丑除夕，缙曾为自己“生圻已成”、“十女皆完配，儿曹已丈夫。”⁶⁴似乎他的人生也画上了无憾的句号。

小结：

陈垣先生评缙曾为“善人也，孝子也，能吏也，名士也”。⁶⁵其言可谓言简意赅。纵观许缙曾的一生，从意气英发的少年到辗转起落的中年仕宦再到踟蹰惆怅的晚年，都与天主教多有联系。尤其是其仕宦生涯中，对天主教的传播做出了不少贡献。其行为的直接动机是孝，尤其是对母亲的惟命是从。母亲甘第大在他的

⁶¹许缙曾，《乙亥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7页。

⁶²许缙曾，《丙子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7—478页。

⁶³许缙曾，《丁丑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8页。

⁶⁴许缙曾，《丁丑除夕》，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99页。

⁶⁵陈垣，《华亭许缙曾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29页。

生命中始终规范着他的行为，督促他坚持信仰。然而缙曾的内心世界亦恐非母亲的意旨能够左右。

第三章 许缙曾交友宴集考

许缙曾一生宦海沉浮，交友广泛，所结交者多知名人士。多数天主教徒相当有效地透过师生、同年、同社、同乡和姻亲等关系，将西学和西教的影响力延展至其周遭的士大夫，虽然因而领洗入教者并不甚多，但他们对西人西教的态度，一般说来相当友善，所谓“同道为朋”。但也有不少与之有密切关系之人，其对西教采取负面抵制的态度。考查缙曾的交友脉络，即可知缙曾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人心态，尤其是如何对待外来异质文化，如何看待缙曾天主教世家子的身份，又可从侧面了解缙曾的信仰世界。

第一节、仕宦途中友人信仰考

一、初入京师识“二王”

缙曾入京参加科考之际，即拜访王崇简，“戊子冬，公始来京师，执经于先文贞公之门。”¹戊子即顺治五年（1648年），该年缙曾以上海籍举于乡，于是到京师求学。王崇简（1602—1678年），顺天宛平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顺治三年（1646年），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充任《明实录》纂修官。顺治六年（1649年），迁秘书院侍读，九月充武会试主考，之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弘文院侍读学士、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国史院学士。王崇简在清初仕途一帆风顺，荣宠备至。缙曾补官云南按察使时，曾过王崇简所，缙曾“出一帙曰：‘此十余年之歌咏，未识视昔何如？苟以可教而再赐教，言幸甚。’”²王崇简为其诗作序，序云“昔余与鹤沙先生同官翰林，因得论其诗。……予剪烛残宵诵之，乃其由宫允历监司臬长，以及家居之什也。于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刚，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浩浩乎，若与曩异者。予老而倦学，不能详其气格音节之所似。惟见其于官阙省苑之胜，有温醇雍肃之度。于关河险阻之际，有雄刚壮穆之风。当戈戟蝻午，复能轻裘缓带，骋歌风赋雅之才。迨于擷秀芳林，泳游遐浦，其音和，其旨远，其节廉以削，有君子之操焉。殆昔人所谓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

¹王熙，《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1页。

²[清]王崇简撰，《青箱堂文集》卷四《许鹤沙诗序》，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79页。

者矣。予尤以为读书多养气厚，胸中确有所见，不为境遇所移，即纵目骋怀，未必不得江山之助，而卓然性情之旨，即历显晦得丧之不一，皆不失诗人风喻之义。由今视昔亦与年俱进乎。……遂书帙端，僭以为序。”王崇简对缙曾诗歌评价颇高，也可看出，两人既有师生之情，又有朋友之谊。但缙曾与王崇简的交往更多则出于仕途之需。早年缙曾拜访王崇简，时王即为朝中重臣，结交知名官员，自古就是仕途之必需。

王崇简曾积极结交传教士汤若望³（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1666年），在汤若望七十大寿时，撰写《贺道未翁汤先生荣廕序》相赠。王崇简与缙曾为忘年之交。我们知道缙曾曾撰《感应篇图说》，王崇简也曾为《感应篇章句注》作过序。他认为感应篇“义本于惩恶劝善，即圣贤所谓惠迪吉从逆凶之旨，而严厉其辞，若禁约然。亦所以启善于几，先消恶于未萌。贤者不敢废，愚者皆可与知。”⁴他肯定了《感应篇》的教化功能，与圣人之道并不相左。但他反对将因果报应之事附缀其后，反起到反作用，即其言“人或视之为不常有之事，反以为未必尽然者矣。”⁵他呼吁士大夫应起到指引风俗的作用，而非借助此类书籍。他说“于戏士大夫固诵法圣贤者也，所患知诵而不知法，若诵而知法，则四子之书，其所为迁善遏恶之道，正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亦何籍此篇以设教乎？籍感应篇以设教，亦太史旁引曲喻以感发人之善心，不得已之极思也，为士大夫者可不省欤？”⁶王崇简儒家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不赞同以感应篇教化民众，强调发扬圣贤之道，他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心态。

王崇简之子王熙（1628-1703）字子雍。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右春坊谕德。累擢弘文院学士历官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顺治帝曾赞两父子曰：“父子同官，古今所罕。”两父子为士人之楷模，朝臣与之相交者不在少数。王熙为缙曾作序

³汤若望：字道末，1591年生，1611年10月21日入耶稣会，1622年6月22日来华，1666年8月15日卒于京。清初顺治帝授其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后赐为通议大夫，赐号通微教师。

⁴ [清]王崇简撰，《青箱堂文集》卷五《许鹤沙诗序》，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93页。

⁵ [清]王崇简撰，《青箱堂文集》卷四《许鹤沙诗序》，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集部第203册，第393页。

⁶ [清]王崇简撰，《青箱堂文集》卷四《许鹤沙诗序》，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93页。

谦称自己为“通家世弟”。序中云“闻公四十岁以前，梦寐中每见仙山楼阁。主者呼之为玉局中人。则是编也，当于丹台紫府求之。少陵诗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然则余虽知公之深，恐犹有未尽知者。举以似公，能无口然而笑乎？”王熙并无天主教信仰，他文集中写的悼念妻妾的诗句，哀婉凄美，动人心弦。他称缙曾乃“玉局中人”，认为其“身有仙骨”，虽不是天主教词汇，但是表明其认可缙曾在信仰上的特殊性。

二、寄书涂赞助圣教

缙曾离京之后，辗转各地任职，仍不忘寄书松江知县为外曾祖父徐光启所建之天主堂立碑，以劝人向善。顺治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知上海县事涂赞专为安仁里建天主堂记其事，中云：“文定外曾孙许孝修太史，读书中秘，精西学，暂出藩蔽乡，以余令兹土，欲借余一言，以垂示来学。”⁷涂赞云：“缅维明万历九年，泰西利玛竇以神颖之姿，挟七克之业，偕同侣航海而至，晋见庭陛之间，备极晏劳之礼，饷廩居舍，眷赐至殷，其所论列天文地理以及制器利用之学，靡不精谙。”⁸涂赞了解天主教的来历，并且对天主教带来的知识与技艺敬重有加。又云“今皇帝膺图御宇，敬授人时，首重宪天之道，特诏钦天监依西洋新法造时宪历，颁行天下。又以西士汤道未先生辞旨渊深，所言皆验，不时召对，宠赉有加，赐以通微之号，于宣武门内建天主新堂，宣扬正教，猗欤盛哉！圣主昭事上帝之忱，与宾贤远柔之典，亘古今而首出矣。”⁹涂赞之言，认为皇帝善待西人，有怀柔之意。他称天主教为“正教”，表明他对天主教的友好态度，他认为天主教“格物穷理，大公至正，守诚洁己，不与圆虚诡异者等。”¹⁰涂赞更是追溯天主教来华历史，提及“唐肃、代之间，有西士佶和入朝，诏于灵公五郡立天主景教寺，彼其时，如房仆射、郭令公实羽翼之，相侈为盛事，岂若熙朝至尊，特隆钦若之恩，而敷天之下，咸知戴天德以戴圣化者之为教尤宏远

⁷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21页。

⁸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20—221页。

⁹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20页。

¹⁰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21页。

也。”言词间歌咏皇帝恩宠天主教乃当世盛事。虽不知其是否是天主教徒，但他对天主教的热诚不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态度受到徐光启及缙曾的影响，正是他们积极扶持天主教事业，建堂助教，皇帝又重任传教士影响了涂贲。

三、罢归时友人之观天主教

康熙三年（1664年），缙曾补河南按察使司，在河南任上，许缙曾助恩里格教士建造圣堂祷所，对天主教一如既往的支持。然第二年，杨光先即掀起“历狱”，缙曾与御史许之渐、都御史佟国器皆被罢官。许之渐（1613—1701），字青屿，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户部主事，迁江西道御史。¹¹曾受洗入天主教，亲近西士西学，但其晚年仍皈依佛教。顺治十七年（1660年），缙曾入蜀任官途中他曾派人远迎。佟国器，字汇白，辽宁抚顺人，顺治二年（1645年），授浙江嘉湖兵备道，后晋按察使，以功迁福建巡抚。顺治十二年（1655年），调南赣巡抚，后以劳卒官。佟国器除为阳玛诺（Manuel Diaz, 1574—1659年）的《天主圣教十诫直译》、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1592—1677年）的《天主圣教蒙引》及贾宜睦（Girolamo de Gravina, 1603—1662年）的《提正编》作序外，还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捐贲在福州修建教堂。佟国器笃信天主教，晚年休妾，率正室和三百余家人一同领洗。其胞弟佟国印时为缙曾同僚，任河南巡抚，与缙曾一道助恩里格神父在开封开教，亦是圣教功臣。

此间，缙曾的另一位世交好友董含对天主教的看法却与上述亲教者大相径庭，极具代表性。董含字闾石，一字榕庵，号蓴乡醉客，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董含乃上海县董其昌从曾孙，董家在上海是颇有影响力的望族，科名联翩。到董含辈，虽不及先辈盛名远播，但也都有科名在身。其弟董俞字苍水，中顺治十七年（1660年）举人。董含与弟苍水“俱以十七年奏销挂误，家居不仕。俞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博学鸿儒荐入京，不售而归。”¹²缙曾与董含、董俞唱和宴请往还之作屡见于《宝纶堂集》。

¹¹陈垣，《许之渐传》，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187页。

¹² [清]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17页。

董含在其文集《三冈识略》中作《天主教》一篇表达了自己对于天主教的想法。此篇当作于康熙甲辰（康熙三年 1664 年）至康熙戊申（康熙七年、1668 年）之间，期间正值杨光先掀起反教案。此正缙曾被罢官居乡间之时。以缙曾与董含的交往许是了解董含对于天主教的态度。现引用董含之作如下：

“天主之学被诱者众。近阅职方外纪，乃西士艾儒略所著。据称自西海间关九万里入中国。仰视赤道南北二极之躔度，以定万国之封域，而其间国土无非天主教所化导者。其言曰天主化生天地，肇育人类，欲身自降生启万世升天之路，后果降于口亚曰德稜之地，名曰耶稣，译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稣纵天之能，不假学，力通各国语言文字。耶稣肉身升天，诸弟子分散万国，宣言教化，能令瞽者明，聋者聪，喑者言，跛者行，病者即愈，死者复生，又能驱妖邪，逐魔鬼。盖至尊至大为人物、真主、大父者，止有天主上帝而已。故从之可升天堂，永脱地狱。一切大小过恶惟天主能赦宥之，非诵经施舍所能赎。故初入教者必先悔罪，悔罪次解罪。妇人入会者另居一处，惟父母得暂往见。男子例更多端。凡学者手持十字，或尊敬十字圣架，或悬挂胸前必获福报。又云西国有大臣名阁龙者，恐海中尚应有地，一日嗅海中气味，自此以西必有国土，因具舟航，率众出海，漂泊数月，从队俱怨。忽远望有地，亟取道前行，始知海外复有人物。又有一人名哥尔德斯，从海至亚墨利加，其地无马，口舟人乘马登岸，见之大惊，以为人马合为一体，疑兽非兽，疑人非人，后知是人，渐相近接。随遣掌教往彼劝善，又命墨瓦兰自西达东，迂迴数千里，绕地一周，四过赤道之下，历三十余万里，俱奉天主教，还报本国。其立说大略如此，诞妄汗漫，茫无可据。夫使海外小夷挟其邪说，闯入中华，复筑宫以居之，厚禄以豢之，蛊惑人心，背弃正道，是谁之咎与？！”¹³

董含此篇从阅读艾儒略《职方外纪》出发详细介绍天主教之立说，认为天主教乃邪说惑众，对其耶稣降世、忏悔解罪等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其荒谬诞妄，背弃正道，显然对天主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并且厉声指责使其在华得以传播“筑宫居之”、“厚禄豢之”的始作俑者，矛头直指亲西教者。许缙曾对于天主教的

¹³[清]董含撰，《天主教》，收在《三冈识略十卷续识略一卷》，清钞本，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四辑 29 册，四库未收书辑刊编撰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685 页。

信仰虽不诚挚，然却身体力行，对于天主教扶持有加。由此看来他与董含似乎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天主教采取“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在董含看来，儒释才是合旨的。“楞严七处徵心，谓身内、身外，潜根、见内外、随合，中间、无着，此七者世尊与阿难反复指示求诣，真际极微妙，然不过欲破其妄。心妄除而真者自见，中庸诚则明矣。四字足以尽之，何者？诚则尘缘不杂，明则返清净体，而光明洞照，一切皆空矣。至下文云，凡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以及五阴、六如、七大诸说，种种开示又即不诚无物之义。与我儒未尝不合也。”¹⁴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诚明合一，则是明明德，是儒家的核心观念。董含将佛学经典《楞严经》中佛破除阿难之妄想缘心，以显此心遍一切处，无在无不在之妙净，与儒家诚明相对应，以明儒释合旨之论。无论儒释合旨还是儒天一致，终脱不开的是对于儒家的崇尚，作为儒士，他们可以在宗教信仰上有分歧，在文化精神的底蕴上却是吻合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许缙曾对于友人的选择，所谓“志同道合”的“志”所涉天主教的信仰甚少。

四、再入京师侍高珩

缙曾再度入京，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缙曾以原官起用后，又迁云南按察使。其间，一位长者颇值得注意。在缙曾为其同年唐济武作的诗序中云：“忆庚戌之东，余寓居京邸，得常侍于淄川高先生，因订岁寒之盟、瓢笠之约。其后淄川遍游东南名胜，道过金闾，楮书报余，即挂帆以往，而归驾已渡梁溪。惘然自失者久矣。”¹⁵可知康熙九年庚戌时，缙曾与淄川高先生过从甚密。这位长者称淄川高先生的即为高珩，（1611—1696年），山东淄川人，字葱佩，别字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入清授检讨，官至刑部侍郎。¹⁶高珩著有《栖云阁集》，其中有《三教议》一篇，他否认“曲士所言儒者之外皆异端。”认为“三教之中各有邪伪。而为各家异端者，皆托圣人之名，诡其实以滋害于世。……已至于上谕所严禁，亦止言其大端市井奸黠小人，惑百

¹⁴[清]董含撰，《天主教》，收在《三冈识略十卷续识略一卷》，清钞本，卷七，《四库未收书辑刊》四辑29册，四库未收书辑刊编撰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725页。

¹⁵许缙曾，《同年唐济武诗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5页。

¹⁶张馥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983页。

姓者耳。至士大夫聪明隽异，而亦为所惑者，更有二端焉。一则禅宗之伪，一则神怪之邪也。夫禅宗之所矜者，曰见性也。其性之见否？人不得而知之也。吾但见其走利也如贩夫游商，其怙势也若不才缙绅。若此者即令能不为大恶，而权利熏心鄙俗甚矣。岂方外风规而能仁弟子耶？何其不知愧作，而反妄自矜夸耶？至于神怪之途，大小殊迳而大约，示变怪谄前知，夫虚明而知者道也。此断不欲人之闻之，卜筮而前知者技也。管郭之学，世有传焉。此亦无害于世，独有自谄道术通于神明，谈人未来祸福，往往亦有验者。而口多诞妄毁诋正法，而不知正为魔鬼妖狐所著。其人祸报方将识者，当褰裳避之耳。故或现光怪异形，或言某佛出世，某人是某菩萨化生。楞严经言之最详。后世妖人皆以此术惑众。如元末之言弥勒下生，明末之白莲教，徐鸿儒以镜照人，皆将相衣冠以药水洗目见天堂诸圣。世人惑之久，而谋逆身家俱尽。其所挟持者邪也，而托于仙佛以为名则伪也。总之所谓异端之祸世者也。然而二氏虽有贤者，亦不能救此流弊。惟儒者秉政而明教，乃能救之。必复唐宋礼部之议。试大经，试静坐乃许给牒复。择其中之贤者，为府县僧道之长。反戒律者，即斥令还俗。示怪聚众者，即绳以法。必如此，而二氏之教方可以善薄俗而助王化。”¹⁷高珩的议论充分表明，其虽是儒家信徒，实际上已经对佛道之说兼容并蓄。他虽然严厉指责三教之中的邪说惑人，并逐条批驳其荒谬之处，但我们看到他承认二氏之中也有贤者，并且提出建议将贤者作为榜样立为府县僧道长者。他批驳三教中的奸黠之徒，宣布邪教，谋利害民。又将希望寄托于真正崇奉儒家圣贤，尊崇正道的士大夫身上。他的理想是将二氏之说用于“助王化”。高珩虽并没有提到天主教，他从他将邪说分为两类“禅宗之说”“神邪之说”，其观点已可见一斑。

缙曾之所以在给唐济武的诗序中提及高珩，是因为此二人皆是淄川人，交情很深，互相唱和之作颇多。唐梦赉（1627—1698年），字济武，别字豹岩，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授检讨，后以言事忤当道罢归。¹⁸缙曾言“余与岚亭先生，生同岁，少同榜，又同官也。……岁庚申（康熙十九年，1680年）闰月既

¹⁷高珩，《栖云阁诗十六卷拾遗三卷文集十五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年四十四年刻合印本，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02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85—286页。

¹⁸张搨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040页。

望，先生驾小艇，挈奚囊，不远千里，翩然而过吾庐。相见之顷，恍如梦寐。于是叙寒暄，陈出处，始而谈政事，继而论诗文，后乃阐扬性命之学。日移晷不倦。”此乃两人三十年后的相会。唐梦赉有诗赠缙曾《优昙园中赠许廉使鹤沙》，诗云“日下云间入梦劳，到来折简况相招。缘城甲第临江静，背郭名园断市嚣。瞥尔开扉穿绿竹，欢然倒屣过朱桥。眉公故墅登山见，指点扁舟昨路遥。白云愁听倚门劳，掉臂归来不可招。舞彩庭前春日暖，育婴堂内笑声嚣。千秋再读陈情表，二宋休传渡蚁桥。天道好还人不信，君家簪笏看遥遥。曲槛微烦迎送劳，有时伫立遣人招。深林翠羽飞难到，小队红牙按不嚣。宴坐凭风开锁闼，间眠听雨浸横桥。苍厓纵落银涛险，可敌滇南北望遥。关山亭子唱劳劳，不为悲秋赋楚招。闭阁杨雄休寂寂，到侯李广漫嚣嚣。且从羊仲开三径，莫数将军第五桥。兴发杜陵添故事，生平谁惮马蹄遥。”¹⁹其与缙曾从入京相识，到晚年相访，对缙曾仕途经历及归养的善行赞誉有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许缙曾的师友之中对于天主教的褒贬不一，对于信仰的看法各有所异。这并没有影响缙曾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也丝毫没有妨碍缙曾对他们的高度评价，抑或是他们对于缙曾的赞誉和肯定。从根本上说，儒士的身份仍是他们交往的根本纽带。

第二节、归乡后友人交往圈及信仰考

一、两次宴集于乡间

缙曾归养后宴集乡里友人，互相之间唱和往来频繁。正如王熙所讲“羣上归田之后，友朋赠答，登临寄托，则又知公之尘视轩冕，旷怀高蹈，如鸿飞凤翥可望而不可及也。”²⁰缙曾的交友范围多在乡里之间。松江在明清之间人才辈出，不乏文人墨客、官绅名士。缙曾晚年宴请友朋乃是寻常之事，唱和篇什甚多。以其中两次宴集为最盛。缙曾晚年宴集唱和多是在这两次宴请的对象之间进行的。

¹⁹[清]唐梦赉，《志壑堂诗集》卷之十一，清华大学馆藏清康熙刻本，收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17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28—329页。

²⁰王熙，《宝纶堂集序》，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2页。

他们形成了一个文人交往圈。从他们与许缙曾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对许缙曾的评价以及对于天主教信仰的评断。

1、宴集耆英会

康熙癸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中秋，王日藻招缙曾及徐乾学、盛符升举耆年会于秦望山庄。王日藻，原名王濂，字印周，号却非。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进士，先出掌江宁芦政，后升江西提学佾事，累迁河南巡抚。王日藻自言与缙曾“居同里，榜同年，官同途”²¹，还结为姻亲²²。徐乾学在赴宴途中作诗《十二日抵云间盛诚斋先至共饮鹤沙宅》中即云“云间二老称王许，相邀高会秦山渚”²³。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1670年）第三人及第。官至刑部尚书。²⁴其二弟徐秉义（1633—1711年），字彦和，号果亭，康熙十二年（1673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²⁵乾学三弟徐元文（1634—1691年），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年（1659年）第一人及第，官至文华殿大学士。²⁶徐乾学与其弟徐秉义、徐元文均为贵官，时人称羨不已，王崇简誉其“珠树联芳三及第”²⁷。缙曾晚年与此三兄弟酬唱之词颇多。徐乾学提到的盛诚斋即是参加耆年会的盛符升，字珍示，昆山人，康熙甲辰（1664年）进士，官御史。²⁸耆年会四人皆通籍显贵，现归居乡里。为耆年会宴集诗作序的高士奇

²¹王日藻，《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6页。

²²许缙曾子许咨娶王日藻之女，详见本论文第一章。

²³ [清]徐乾学撰，《憺园文集》三十六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影印，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该书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412册，第434页。

²⁴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六，第260页。

²⁵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954页。

²⁶参考：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六，第254页。

²⁷ [清]王崇简撰，《青箱堂文集》卷三十《徐太夫人六秩》，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71页。

²⁸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六，第257页。

描述这一盛会“一时远迹传说，为江左数百年来未有之盛事”²⁹。不仅四人之间互有唱和之文，当地名士纷纷响应，为耆年会写诗作序相赠。

此次宴集于仲秋日前后，四人齐赴华亭王项龄秀甲园，恰项龄在赶往白下途中，于是由其三弟王鸿绪接待。第二日，王鸿绪招游横云山，次弟王九龄也陪同诸老同游³⁰。王家时在乡间享有盛誉。王项龄父即为金山县王广心。王广心（1610-1691）字伊人，号农山，顺治乙丑（1649年）进士，迁兵部主事，擢御史。³¹王广心曾祖王嗣响，字霆叔，诸生，与缙曾曾祖许乐善是少年时同学，在许乐善以及其他同学通籍显贵后却从不报谒，有所赠也坚决不受。于是在其歿后，学者私谥其为“贞简先生”。许家与王家堪称世交。王广心与许缙曾又是同年进士，两人交情深厚。王广心在为缙曾作的《滇行纪程序》自称“年眷弟”。两人之间不乏唱和往还之词。康熙三十年（1691年）王广心病卒故里，享年81岁，赠大学士光禄大夫，被乡人奉祀于乡贤祠。王广心仕宦经历不长，年四十即请终养归里³²，他之所以赫赫有名，也多少有赖于其子。王广心有子三人。长子王项龄（1642—1725年），字颀士，号瑁湖，晚号松乔老人，康熙丙辰（1676年）进士，太常博士，举鸿博授编修，官至大学士。³³次子王九龄，字子武，中丁巳（1677年）顺天乡榜，康熙壬戌（1682年）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左都御史。³⁴季子王鸿绪（1645年），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康熙癸丑（1673年）第二人及第，官至户部尚书。王家有园林两处颇著名：一名秀甲

²⁹ 高士奇，《耆年讌集诗序》，收录在王日藻撰，《耆年讌集诗、赠言》清康熙32年（1693）刻本。

³⁰ 王九龄，《仲秋陪游横云》；王鸿绪《秋日邀大司寇徐座主廉访许鹤沙先生侍御盛斋饮伯氏园亭（时伯氏在江上）》；《中秋后二日奉邀徐座主许廉访盛侍御家司农叔游横云山恭酬徐座主作》见王日藻撰，《耆年讌集诗、赠言》清康熙32年（1693）刻本。王项龄《中秋前一日大司寇徐健菴先生观察许鹤沙先生盛诚斋御史过余秀甲园，适往白下，有失接待赋此致谢》，《世恩堂诗集》卷一，清康熙刻本，《四库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五册，第106页。

³¹ 参见：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三，第105页。

³² [清]徐乾学撰，《憺园文集》三十六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收录《续修四库全书》，该书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卷二四《王农山先生寿序》，第1412册，第615页。

³³ 参见：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小传卷九，第400页。

³⁴ 参见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9月第1版。第211页。

园，一名赐金园，圣祖康熙两次南巡，二度到访此二园。叶梦珠赞其家“一家父子四登科，三入词林，亦吾郡之科名最盛者。”³⁵王鸿绪娶高士奇孙女。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钱塘人。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恪。高士奇与缙曾交往频繁，不但为其《宝纶堂集》、《耆年宴集诗》作序，缙曾子许崧也师从其门下。缙曾在《训和江村原韵十四首》第十首中云“葡萄倘遇天家赐，携献高堂正及春。”所谓“天家”即天主教之称，此诗正是唱和高士奇之作。

此家父子都与缙曾相交甚笃。缙曾五十寿时，王广心赞誉缙曾“早岁龙楼侍玉皇，功成四十解腰章。季鹰去国兵戈暗，莱子趋庭锦袖香。奉母三花开佛树，给孤千指话空桑。知君此是长生诀，半百朱颜发未苍。”³⁶长子项龄也曾为缙曾的小照题词³⁷，图乃绿杨红桥临水对莲花倚长松科头踞石而作。项龄赞其“羽扇科头临水坐，道书一卷胜黄麻”。³⁸观二人对缙曾的溢美之词，借用佛道词汇，却表达了缙曾有“仙风道骨”之意。

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值康熙帝由于“礼仪之争”，正欲禁教。已颁印“内务府印票”，“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修道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令往忝门安插等因具奏。”³⁹王项龄时任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便与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王掞、左侍郎二格等九名臣僚上奏朝廷。言“今查得，此等住堂西洋人俱仰慕圣化，航海而来，与本国人曾为国效力，令居各省堂中折俱领有印票，各修其道，历有年所，并无

³⁵[清]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14—115页。

³⁶[清]王广心撰，《兰雪堂诗稿》，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刻本。

³⁷[清]王鸿绪也曾为许缙曾小像题词，见[清]王鸿绪撰，《横云山人集》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增修本，收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49页。

³⁸[清]王项龄撰，《世恩堂诗集》卷一，清康熙课本，《四库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出版，第五册，第104页。

³⁹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17页。

妄作非为⁴⁰，其御史樊条奏严行禁止之处，应毋庸议可也。”⁴¹可见其对天主教的友好态度。

2、遂园再宴

第二年，也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学、徐秉义、盛符升复召请宴集遂园。缙曾前去赴约并记载宴集之盛况，云前往参加者达十二人，缙曾专列此十二人姓氏、籍贯、官职、年龄附于其诗之后。除缙曾、徐乾学、徐秉义、盛符升、王日藻五人外，另外七人分别是：钱陆燦，号湘灵，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年）举人，常熟人；尤侗，号悔庵，长洲人，以贡生为永平推官，后改翰林检讨；黄与坚，号必斋，太仓人，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官左春坊；何棨，号函斋，苏州人，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江西学道；孙暘，号赤崖，常熟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举人；周金然，号广庵，上海人，康熙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司经局洗马；秦松龄，号对岩，无锡人，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左谕德。此次宴集徐乾学实邀十五人，三人未至，董含就是其中之一。董含因“儿病”未能赴约。这些人在江南一代负有盛誉，相互之间钦慕盛名。其中除与西学关系颇深的徐氏兄弟之外，不乏具有世界眼域之人如尤侗，他著有《外国竹枝词》详细介绍异国风俗人情；也不乏为佛教、道家歌功颂德，兼容并包佛道于一体者如周金然，其《饮醇堂文集》卷十三中有“提鱼蓝观音颂”、“心经颂”、“金刚经颂”，卷十四有《卢炼师像赞》、《李炼师像赞》⁴²。为周金然作序并且相互多有唱和者有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河南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先为山东潍县令，清康熙八年（1669）被劾去职。曾寓闽十二年（1647—1658）在闽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后被劾“在闽质审”。佟国器在福建建立天主教堂，在福州新教堂落成的勒石上，亮工即为列名祝贺的官员之一。周亮工也多与对天主教友善者来往。叶向高、佟国器也都为其文集作序。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又字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谥

⁴⁰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三）作“并非作胡为”，第1272页

⁴¹ 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17页。

⁴² [清]周金然撰，《饮醇堂文集》二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5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49—654页。

文忠。叶向高与利玛窦交善，尝邀艾儒略入闽传教，并向门生引介西学西士。叶向高之孙益蕃除参校艾儒略的《三山论学纪》和《几何要法》外，还领洗为教徒。周亮工曾为孙承宗的《高阳文集》撰写序文。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号愷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年），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后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与天主教友善，不仅提拔天主教徒孙元化，且与徐光启的交情颇深，两人为同年进士，且曾同入翰林馆学习数年。天启元年（1621年），徐光启辞归，孙承宗即偕友在京师城外的关公庙为其饯行。亮工又自言与孙承宗之孙孙之滂为“十年旧交”，且又“同事于闽”。可见，缙曾的友人中近西人西教者相互牵连、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交际网络。

许缙曾的友人中，尤其在此两次宴集的友人圈中，相当数量的是对天主教持有友善态度的文人儒士，他们以宽容的胸襟接触过西人西教，对于外来的文化不是消极的抵制而是积极的汲取。更可见，当时文化氛围的多样性与主导性并存。

二、结交当地官员

除上述两次宴集之外，缙曾归里后也积极结交当地官绅，互相之间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缙曾曾为杨捷作《平闽记序》，杨捷（1618—1700年），字符凯，扬州人，康熙年间昭武将军，光禄大夫，兼太子太保，参加了平三藩、收台湾、征准噶尔等许多重要战争，功勋卓著。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杨捷由山东提督改江南提督，直到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由江南提督改闽陆。平闽之后，康熙赐其江南要地，复还旧履。缙曾在序中提及：“曩自康熙十二年岁癸丑，皇上念江南财赋重地，濒海之区，游魂未靖，特命提督杨公义安江左，由东省移镇松江。五年之间，讨军实，严圻堠，兵辑于郊，民狎于野；上谕所谓「历任岩疆，兵民感戴」者，诚知公之深矣！”缙曾归养后与之交往频繁。缙曾自言：“缙曾松人也，习闻公之治兵恤民。自壬子冬，蒙恩终养，万里南归，不一载而滇黔叛变，闽粤绎骚，每于岁时令节，旅谒公于幕下，公慷慨论兵，义形于色。”缙曾不但频繁拜见杨捷，杨捷也曾宴请缙曾。康熙甲子（1684年）孟夏，缙曾就曾赋诗

答谢其盛情。缙曾也曾同杨捷、令鸿⁴³金宪及远卿⁴⁴同饮，并赋诗曰：“西洋酒胜南洋酒，坐对斜晖更举杯”⁴⁵。杨捷七十大寿时，缙曾为其寿作序，“于时少保杨公以昭武将军，总领江南军务”。缙曾言其“公天性诚慤，虔于事神。每当祷晴祈雨，步行屏促不崇朝，而相应若神。民皆异之。数年之间，阴阳不愆，粳稌充羨者，公之赐也。维公忠以事上，诚以感人，故志气通于神明，功施奏于磐错。”⁴⁶缙曾赞誉杨少保事神唯谨，正是由于他的虔诚，阴阳不愆，民得足食，缙曾有此语，耐人寻味，乃其笃信天人感应思想之一证。

归养后的缙曾虽无官职在身，但声望颇隆。在职官员，除杨少保之外，与缙曾交善者不在少数。其中，鲁超与缙曾唱和较多。鲁超，字文元，号谦庵，清浙江会稽人。任松江知府，有善政，康熙间官至广东布政使。⁴⁷缙曾有《题鲁谦庵太守观猎小照》⁴⁸描绘其威仪之姿。有《送鲁谦庵宪副之官两淮》，中云“此去淮南秋渐老，知君长忆岁寒盟”。⁴⁹鲁超六十寿时，缙曾作诗“今日凤楼迎介寿，相思异地咏芳兰。”⁵⁰可见其交情不可谓不深。尤其是缙曾创建育婴堂，也多借此人之力。鹤沙自序曰：“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年）告归，居家一载，母召缙曾问曰：“汝居家年余矣，果有善事，以慰我嘱望乎？”愧不能对。又明年正月朔旦，子孙罗拜，母勗勉如初。余益惭愧，乃谋之太守鲁公曰：‘京省俱有育婴所，而云间独未举行，伏望明官勗建于前，僕奉行于后。’鲁公曰：‘此我慈亲夙愿也，特未有人焉，以启其端尔。’余乃奖劝同善诸子，连名呈请鲁公，公通申各宪皆出捐银，遍行劝勉，不一年而纲举目张，条分缕析，规划井井，岁

⁴³ 缙曾有“寄杨令鸿少参”一诗，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5页。

⁴⁴ 缙曾有《送杨远卿出守武定》一诗，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24页。

⁴⁵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16页。

⁴⁶ 许缙曾，《昭武将军少保杨公元凯七袞寿序》《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4页。

⁴⁷ 张搢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340页。

⁴⁸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12—513页。

⁴⁹ 许缙曾，《送鲁谦庵宪副之官两淮》，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14页。

⁵⁰ 许缙曾，《寿宪副鲁谦庵六十》，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38页。

以为常，事载《育婴编》中。”⁵¹可见鲁超力行善事，事亲至孝，与缙曾多有相似。

缙曾友人丁泰岩也积极育婴事业。丁泰岩，名思孔，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历官至湖广、云贵总督。丁任直隶副宪时，缙曾作《答丁泰岩中丞》云“忆昔金闺乘燕笑，天涯分手十余年。”⁵²可推知丁思孔应是其顺治九年所交友朋，此时再度相逢。丁思孔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由直隶守道迁安徽按察使，第二年即迁鄂布后改江苏布政使，在江苏布政使任上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其间，康熙十五年，苏州士绅蒋德峻、许定升、许王俨等人在玄妙观雷尊殿之西筑室数间，创设育婴堂。时江苏巡抚慕天颜捐建门楼，题额“保赤”，丁思孔题额“大德曰生”，并按月捐资⁵³。

任职官员中，与缙曾唱和者不乏其人，例如其中有制府王司马纯嘏⁵⁴、徐司马敬庵⁵⁵等等。其中郡伯龚使君颇多受到缙曾敬重。当龚使君左迁之时，松之民请愿使其留任。时人为其留仕咏歌著为篇什达若干卷，缙曾特为此诗文作序。序中称此人“吾郡侯龚公之来莅云间也，不假部推，独蒙宸眷，故其冰蘖自矢也。如东莱之杨伯起，其烛照无遗也。如颍川之黄次公，其與贤教士也。如蜀郡之文翁，其恺悌亲民也。如南阳之杜母，其历任盘错也。如刘光禄之受_田可农，其劝课农桑也。”⁵⁶可见其政绩卓著，又见其对待教士之态度友好。缙曾也曾为龚使君小照题词，其中一句“儒衣僧貌道人鞋”便展现了其精神面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该人虽善待传教士，恐非天主教信仰者。

⁵¹许缙曾，《鹤沙自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92页。

⁵²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05页。

⁵³王卫平、黄鸿山著，《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65页。

⁵⁴王司马纯嘏，疑是王新命（1633—1708年），字号纯嘏。籍贯：四川三台。出处：《王新命自记》，嘉庆《三台县志》、《清史列传》。——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⁵⁵徐司马敬庵：徐旭龄，（1630—1687年），字元文，号敬庵，清浙江钱塘人。顺治十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迁礼部郎中。康熙间任湖广道御史，累官漕运总督。——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页。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950页。

⁵⁶许缙曾，《郡伯龚使君留仕诗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9页。

三、唱和乡间缙绅

缙曾与华亭周拙存为莫逆之交。周拙存六十寿时，缙曾赠诗相贺“畚峰之阳有藻里，草木大乔绕流水。汝南望族多闻人，子姓树聊实处此。……莱峰先生清且贤，芳规卓越比兰芷。一传在传皆俊髦，才名奕叶通经史。吾友周子三吴秀，翩翩王谢青毡旧。赋就三都玉屑霏，文成五色霞光逗。……更有丹青妙入神，黄筌富贵徐熙贫。……待君绕藤多孙枝，百壶他日为君寿。”⁵⁷莱峰先生即周思兼，莱峰乃其号。周思兼（1519—1565年），字叔夜，华亭人，居藻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进士，除平州知州。松江府志为其作传，云：“祀名宦乡贤，私谥贞靖先生。子绍元，字希安，隐居力学，工八分精篆，刻著有《贵我编》。绍节，字希允，思兼次子，诸生，以病不应科举，论着兵农水利、救荒赈贷诸书，皆切要务。绍元，子裕度，自有传。”⁵⁸缙曾赞誉其“为乡邦楷模”。⁵⁹其家后继贤人辈出，果如缙曾诗中云“一传再传皆俊髦”。《松江府志》莱峰先生孙周裕度传云：“字公远，号晚山，华亭人。莱峰先生之孙，为诸生。以道谊风雅重于时。书学米襄阳、颜平原，兼工篆隶，善画山水写生。学陈白阳得其三昧为世宝贵。事亲以孝闻，与人交无城府。每述古今事亹亹不倦，而序次详明，听者忘倦。”⁶⁰缙曾言“吾家敝庐曰‘式穀堂’者，公远先生之所题也。忆余束发时，先大夫为余银台公，晚年与先生为莫逆交，辄还题赠。”⁶¹银台公即许乐善，缙曾曾祖父，“先生”即指周裕度。“及余即壮，复与先生令子九一、拙存为忘形之交。”⁶²可知拙存乃裕度次子，松江府志言“（周裕度）年八十二卒，子咏、昭、玫皆工隶楷及画，以文行称。”⁶³“昭”应是拙存之名，拙存乃其字。与缙曾复为莫

⁵⁷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85页。

⁵⁸（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选举表；卷五十三，古今人物传，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17页、第234页。

⁵⁹许缙曾，《周氏四世笔墨跋》，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02页。

⁶⁰（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松江府志，卷五十三，古今人物传，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296页。

⁶¹许缙曾，《莱峰周学宪手蹟跋》，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01页。

⁶²许缙曾，《莱峰周学宪手蹟跋》，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01页。

⁶³（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松江府志，卷五十三，古

逆交。康熙庚子（1660年）秋，缙曾手录《周莱峰先生新妇词跋》赠拙存。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年）孟夏，拙存持周莱峰先生手笔示缙曾，缙曾为其手蹟作跋。康熙乙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拙存集莱峰以来四世手蹟装成一帙示缙曾，缙曾再度为之作跋。许氏与周氏可谓世交。周拙存曾为缙曾叙述“杨应魁业报”⁶⁴的故事，缙曾录于《感应篇征事续》，讲述杨魁害人后遭报应被神人审判自杀事，从内容上看，周氏应无天主教信仰，但乃是缙曾与乡里名士交往之一考。

此外，莱阳宋琬也曾述两则因果报应之事于缙曾，备录于《感应篇征事续》。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在文坛享有盛誉，与施闰章有“南施北宋”之名，在文人间声望颇高，缙曾一度与之相交。然观其所讲两则故事“莱阳宋九青”与“沂水王生”以城隍等为神人，也可知其无天主教信仰。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士文人，信仰上坚持的是传统的本土文化，代表了当时文人圈的大氛围，对缙曾影响深刻。

缙曾晚年为不少缙绅诗文作序。他们与缙曾交情深厚。例如之前提到的唐梦赉、杨捷等人。又如何贞石，缙曾为其七十大寿作序。他们由同学到同年，再到晚年两家结亲，“（何贞石）公孙志鳌又为余外孙婿”可谓故交友人。另毛际可与缙曾相知甚早，然真正订交却在晚年。毛际可（1663—1708年），字会候，号鹤舫，晚号松皋老人，浙江遂安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改知城固，调祥符令。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词科不第，回任。不久以事罢官，返里读书著述。两人致仕在外，未及深交⁶⁵缙曾对其早年未及订交感慨良多⁶⁶。晚年，毛鹤舫翩然而过，访缙曾于云间，时在康熙甲子（康熙二十三年、

今人物传，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296页。

⁶⁴许缙曾，《杨应魁业报》，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92页。

⁶⁵参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⁶⁶缙曾云：“岁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年），余于礼闱较戴经。是时毛子鹤舫为修撰史。先生所拔士曲江春宴时，余见其风采俊逸，知为神仙中人。然未及与鹤舫订交也。迨余明刑两河，而鹤舫以邳郡李官，留驻会城。番决大案，遂得与析疑问难，晨夕平反。两人之饮冰茹蘖，焚膏继晷，以相与有成。非鹤舫不能知余之深，非余亦不知鹤舫之深也。未几，鹤舫以读礼归，余以捐金一案，飘然去国。迨余补任日南，问关万里，旋蒙余告归侍慈悼，而鹤舫已远仕夜郎，遍历秦豫。”——许缙曾，《毛鹤舫稿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5页。

1684年)仲秋。缙曾招之观演越绝春秋剧,并于第二日“作别墅游”。鹤舫记水镜山房之妙景,“如海中神山,欲至辄风引而去也。”⁶⁷,以衬托缙曾的性格。

另有来访求序者陆笏田先生,“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长夏,驾小舟张布帆访余于水镜山房,晤言一室,玉屑霏霏,且出近体新诗一册以示余。”⁶⁸陆笏田即陆庆臻(1613—1693年),字集生。明季举人,有声几社。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拣选推官,不赴。庆臻生长华旌,乃青浦陆树声曾孙,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记载:“云间望族,首推陆氏,昭侯以降,盛衰递有,不必言矣。明嘉靖中,文定公树声及弟树德相继登进士。文定以辛丑会元入词林,官至大宗伯。树德以会魁官至开府,其后轩冕蝉联,不一而足。以予所见,崇祯壬午(1642年)一科,应天中式兄弟四人,庆臻、庆衍、庆绍、亮辅。亮辅字左臣,庆衍字椒颂,俱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年)联捷。其他明经、茂才异等不下数十人,可谓一时极盛。自鼎革后,日渐中落。顺治己亥(顺治六年、1649年),族子兰陔振芳复成进士,官至少参。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年),裔孙庆曾,顺天中式,未几遣谪,以后未有达者。”⁶⁹庆臻与其兄庆曾、弟庆衍⁷⁰咸以才名重当世,如缙曾言“先生才名遍海内,平生著作脍炙人口。在朝在野,若老若稚,无不知有笏田陆先生。”⁷¹鼎革后,陆家贫甚,且不克葬亲,庆臻尝泣曰:“得墓田一笏营葬足矣。”故自称为“笏田”,曾游幕燕晋间,晚始杜门,四方士大夫造请无虚日,年八十一卒。⁷²以庆臻之盛名,能亲访缙曾索序,可见缙曾之名在缙绅间有很大影响力。

四、仰慕修道养生之人

⁶⁷[清]毛际可撰,《安序堂文钞二十卷》,吉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增修本,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29册,该书编撰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94—595页。

⁶⁸许缙曾,《陆集生近体诗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3页。

⁶⁹叶梦珠撰,《阅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14—115页。

⁷⁰陆庆曾:字子元,为吴伟业、陈维崧所推重,中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举人。陆庆衍:字椒颂,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应天乡试举人,十六年(1643年)癸未联捷成进士。——参见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9月第1版。第194页。

⁷¹许缙曾,《陆集生近体诗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3页。

⁷²参见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9月第1版。第194页。

缙曾不仅撰写道教书《感应篇图说》及《感应篇征事续》，也与道教中人颇多来往，对所谓“金丹”、“养气”之学颇有兴趣。缙曾自言“余少慕尊生妙旨。先大夫银台公，留心内视。……余以奔走中外，不遑启处。有志焉，而未逮也。”⁷³可知缙曾早年已有心于此。

缙曾早年与聊城邓元固先生相识。邓元固先生即邓秉恒，字元固，号忍庵，仕至湖广荆南道。⁷⁴顺治六年（1649年）两人同登进士榜。补永丰令时，恰缙曾督邮江右，缙曾誉其“才猷敏妙耳”。⁷⁵十余年后，缙曾再度入京就补时，两人再次相见。邓元固时任郎官，“几六旬矣，神采焕发，须眉如故。且闻其房中执巾栉者不下二十人。”⁷⁶缙曾怪而问之，邓自言别后，遇一道人，受教于其人，现在不仅无疾病且可求长生。于是，缙曾沐浴更衣，殷勤恳求，邓元固便将金丹妙旨视之，并授枕中书二册，嘱其“仙机妙道尽在于斯，子姑照膳二册，一字勿讹。吾将口授真诀。”缙曾未等到邓元固传授口诀，便拜云南按察使，匆匆赶赴云南了。自言“虽置之囊篋中，未暇参究也。迨余告养归里，不專涉丹书一切三元之学，仅窥櫺櫳未得要領。后遇程御史梓园、程进士洁闻，两公之言与先生之书若合左券。己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秋，复遇龙门张榆阳先生，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再晤淮北杨得阳先生。”⁷⁷缙曾不禁感慨万分，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昔余胸中眼中但知有清静，而不知有所谓金丹者。明师在前，当面错过，诚可惜矣！今先生年垂大耋，犹建节闽疆。闻其据鞍矍铄不减少壮。余年逾六十而重听健忘，老态渐见，安得再遇先生，负墙问道，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⁷⁸

⁷³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0页。

⁷⁴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⁷⁵许缙曾，《金丹节要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1页。

⁷⁶许缙曾，《金丹节要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1页。

⁷⁷许缙曾，《金丹节要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2页。

⁷⁸许缙曾，《金丹节要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72页。

缙曾归里后，“会韩城夫子令嗣李世兄来云间”⁷⁹得知龙门张榆阳之名。“龙门者，夏阳之望也。邑城之西二十里，为王岭。隐士张先生居焉。先生讳士攻，号片玉，道号榆阳子。其先代为士大夫。先生年二十，好岐黄之术，孜孜以活人为务。年三十后，遇明师得闻性命之学，凡三元秘典，靡不洞彻精微，升堂入室，然深自韬晦，口不言丹经，足不出陶穴，书案绳床，怡然清卧。邑之贵人有知其贤者，每侦其入市，时邀致参订，赠以金帛。掉头勿顾也。”⁸⁰缙曾对其潜心修道，清静自养的行为钦慕不已，特请杨令鸿观察以礼延致。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九月⁸¹，张榆阳惠然来访。时杨少保⁸²设馆招待。之后缙曾与之同游，赞其人“无书不览，无义弗谈，其言简，其意明，其功质实而有据。”⁸³并且缙曾还记录了张榆阳的奇特之处，“每见其端居大静时，河车过枕，声如雷鸣。久而不止。及扪其腹，则丹田中翕翕弹指，宛若婴儿展动。非鼎中有药，腹中有胎，何能见此景象？向所谓长河委宛，汇秀钟灵者，其在斯人欤！在斯人欤！”⁸⁴缙曾的记载未免过于荒诞，可见其思想中之迷信色彩。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形式，将儒家、阴阳、谶纬等各家的成分融为一体，虽庞杂各家，却正因此，得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道教中炼丹方术尤为特别，其相信以人体为炉体，按照阴阳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精养气可结而成丹，此即为内丹。用药石炼制而成的，是谓外丹。缙曾《金丹节要序》中所言即指内丹，此处乃张榆阳先生养气所结之物。据称内外丹可养性延命，甚至长身不老，缙曾对此深信不已。晚年缙曾积极结交修道人士之余，深自追悔尚未参透修道之要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是年缙曾六十九岁，得遇杨得阳炼师，当时杨得阳已年九十三，缙曾表达

⁷⁹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0页。

⁸⁰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0页。

⁸¹与前在《金丹节要序》中言“己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秋，复遇龙门张榆阳先生”时间上相差一年，疑己巳误。

⁸²即杨捷，杨令鸿父。

⁸³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0页。

⁸⁴许缙曾，《送张榆阳还韩城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0页。

了自己愿从之学道的心愿，“闻道清修能却老，原从麈尾叩琅函。”⁸⁵似乎，学道之余，“却老”、长生才是缙曾的目的。

小结：

许缙曾的一生结交友人之多，勘比于其外曾祖父徐光启。但以徐光启为中心结成的亲近天主教士人交友网络，在缙曾时已不可能形成。虽然缙曾身边不乏亲西学、敬天主教之友人。但其自身仰慕道教修养精气之说，信仰杂芜，缺乏祖辈力行传教的责任感。其身边无论是世交好友，或是同年故交，抑或是布衣乡绅，尤其在缙曾晚年他们组成了一个以上海地区为中心的交游圈。他们没有以西学、西教复兴王朝的使命感。相反在清初逐渐稳定繁荣的局势中，士人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不足以形成危机感。在他们眼中，缙曾是一位力行劝善，有着“仙风道骨”的士人。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传统文人雅士的旨趣，关注社会人民生活，能够自觉劝善惩恶，扶持正道，他们不自觉成为影响缙曾的环境因素。充分表明缙曾在意识形态上向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回归，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⁸⁵许缙曾，《赠杨得杨炼师》，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41页。

第四章 许缙曾著述状况及其信仰世界

缙曾的内心世界对天主教的体认与信仰，并非其母亲的意志可以左右。对其思想的考察，不得不关注他的著述状况。古人以诗言志，通过留世的文字总能再度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同样，通过考察我们也可以窥见缙曾的内心世界，从而认识内在的缙曾。

第一节、著述状况考

缙曾一生著述颇丰，正如王熙美誉其“读书之深，学问之博”。缙曾晚年将生平诗文辑录为《宝纶堂集》十二卷，并未刊刻，现其文集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218册以及《续修四库全书》第1409册。所刻者有《滇行纪程》、《东还纪程》、《育婴编》、《三奇记院本》一卷。此外，缙曾生平乐善好施，既刊刻道家书目又为传教士作序。现将关涉其信仰的著述作一番考辨。

一、结交神甫 作序敬上帝

许缙曾热衷西学，不但有《泰西阳玛诺日月交蚀图说》，详细解说日食与月食的物理原理，还结交传教士毕方济，向其问询烟草等事。而且他与传教士潘国光相交甚笃，且殷勤为其神学著作撰文作序。

潘国光(Franciscus Brancati, 1607—1671年)神甫字用观，1637年来华，一直在江南沿海传教，也是首先在崇明开教的神父。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谈到“往来于杭州、嘉定、上海的神父，自郭居静以来，有龙华民、罗如望等十余人，但居上海最久，且为上海教会奠定坚实基础的实为潘国光。”¹潘国光与徐光启家族颇有渊源。“崇祯十三年(1640年)旧教堂已不敷用，国光得光启第四孙女圣名玛尔蒂娜(Martina)的协助，购潘方伯充庵的世春堂，改名‘敬一’，今称‘老天主堂’，又名‘老堂’。”²“崇祯十四年(1641年)徐光启葬于上海徐家汇，其墓前拉丁文碑即国光所立。”²“潘国光也一直是缙曾母亲的神师，多次受到甘第大的帮助。甘第大托其父(教名雅克 Jacques)(光启

¹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56页。

²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56页。

的独子)及其子(教名巴西尔 Basile)介绍国光于南京、苏州、松江、上海等地重要官吏,并时常资助国光。”³“许太夫人一日闻诸传教士无以自给,甚感动,即赴其礼拜堂,跪于十字架前发愿,愿赠每人金钱二百伊库斯(ecus),则教士二十五人所的之赠金计有二万五千余镑(livres)。恐诸神甫不受,乃作书致国光曰:‘众神甫等切勿以此金为诸子物,此乃我与诸女手工所积。我与诸女等作手红三十余年,积有数千金,以此命家仆二人经营商业,得主保佑,所获甚富,勿以此金来历不明,盖其非吾子之产业,亦非其薪给也。’”⁴“这些例子都证明,许缙曾与神甫潘国光有所交往,并且将潘国光推荐给当地的官宦人士。

由于潘国光神甫与徐家及缙曾的关系,缙曾为其《十诫劝论圣迹》作序也在情理之中。序中云“生人之初,性本降衷;凡爱天主于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理备性中,不烦劝论,无须臾或离者,所谓率性之道也。自人气禀有异,习俗成风,由是性诚渐晦,贤智之过,好谈空玄,不识造物之有一主。愚不肖之不及,喜闻因果,又误认诸佛菩萨,及诸邪神,皆可为主。夫不识有主,与误认为有主,二者交病;语以爱慕天主,及爱人之理,辄不相入。譬之形目有疾,见太阳之光,则欲避之,奚怪其安于暗昧,怅怅乎有歧趋也?幸天主十诫将于西国美瑟圣人,垂为书教,圣圣相传,修道者因之以复其性,其所由来者远矣。我中国忠恕之理达道不远,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詎意异学争鸣,书诚亦晦,用观潘师忧之甚,悯之甚,作十诫劝论圣迹,谆谆为世人告之。”⁵缙曾从自身出发,谈及自己喜因果、诸佛菩萨事,可见其信仰不能称之为一向坚定。他谈摩西十诫;以及天主宠照下的劝善圣迹与中国儒学的核心“忠恕”观念“心同理同”,可见缙曾的身份最根本的是一个儒家学者,他自觉地将外来宗教理念向本土观念的根源上靠拢。其次,《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描述了上帝耶和华与摩西约定十诫,这是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可见他承认天主是唯一的造物主,相信天主传圣谕于摩西,也相信天主彰显的圣迹。方豪先生分析说:“此序于天主教教义之娴熟,不在明清间教会其它名士下,所谓‘性诚’今称自然法,性

³[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第231页。

⁴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27页。

⁵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遗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1月第1版,第183页。

者本性也；所谓‘书教’，盖天主教分教会为性教、书教、宠教三时期：性教指未有旧约以前，仅有自然法；书教与书诫指美瑟（作梅瑟，即梅西）接受十诫，撰写旧约创世纪以后，宠教则指耶稣降生之后。潘国光为许太夫人神师，今缙曾亦称‘潘师’，其敬重可知。又序中言过者好谈空玄，不及者喜闻因果，且以诸佛菩萨与邪神、邪魔并列，而又称为‘异学’、‘异教’；斥轮回，斥烧炼，毫不含糊，则其信仰固非如援庵先生所指为不明确也。”⁶

费赖之认为“《十诫劝论圣迹》一卷，1650年刻于河南”⁷。1650年即顺治七年。然缙曾序末题“河南等处提刑按察司使”⁸。缙曾任河南按察使时间在康熙三年（1664年），相差十四年之久。况且顺治七年缙曾应在京，潘国光应在上海一带传教。可知，费赖之此言不足信，缙曾此序当作于康熙三年前，潘国光此卷大致也应作于此间略前。

二、为道家言 敬神劝善

1、刊刻《感应篇图说》

许缙曾《鹤沙自序》中称自己“辑有劝诫图说八卷，三年而后成。余母见之尤以其旁涉二氏，非吾儒本旨。尚需删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生计日疏，无力删刻也。自己巳（康熙四年1665年）回籍以至己酉（康熙八年1669年）事亲养志，魂梦安恬，了不与尘世争黑白”。⁹时在杨光先反教案案发后，缙曾被罢官归里，缙曾闭户静修时所作，但自言由于经费问题，并无出版。柏应理在为徐太夫人作的传中也提及此事：“一天，太夫人闻知，一时蒙昧，著了一部书，共有好几卷（即劝诫图说八卷）书中附着不少佛家报应的事，和星相卜筮家的谬说，信友看了必多害处。太夫人不等神师指说，简直命缙曾将那书及重金镌刻的书版，一一交出，立刻送至堂中，请神父当众焚毁，稍补传布邪说之咎。太夫人行此，毅然决然，毫不迟疑，盖素知缙曾孝思纯笃，凡母有命，不敢稍

⁶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80页。

⁷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第231页。

⁸ 徐宗泽编着，《明清间耶稣会士遗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1月第1版，第183页。

⁹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9页。

违，而缙曾素亦不信邪说，幼年时曾做论辩驳故也。”¹⁰可见，该书已刊刻出版。在《宝纶堂集》卷九有《感应篇征事续》开篇即道：“感应篇图说，余刻有全编矣。续有见闻，笔之于书，以示劝诫，其庞杂二氏者不录。”¹¹即已刻有全编，可为缙曾确有刊刻道家书之一证。

“感应篇”和“劝诫图说”是否为同一本书？对于这一问题，陈垣先生在《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一篇中也有所辨析。陈先生见到了感应篇图说更早的版本，有“顺治十四年许缙曾原刻本”，此刻本“以顺治十四年而云雕刻三年，则此书之辑，必在顺治十一年以前，而不在康熙四年以后，明矣。篇首书名后题：右春坊右中允，兼内翰林秘书院编修，加一级，许缙曾汇辑。”¹²从陈先生提供的刻本明确说明《太上感应篇》八卷应作于顺治年间，许缙曾充任右春坊右中允时所辑。正如陈先生所说：“劝诫图说是否即感应篇图说，关系小；顺治既有刻本，又云康熙时辑，即有错误，关系亦小；惟缙曾曾辑有感应篇图说是事实，晚年尚为感应篇征事续亦事实。夫感应篇道家言也，而为之图说者，乃天主教世家，则关系大也。今人游书林者，孰不见有感应篇图说，然孰注意其著者为何人，即通行之黄正元本明谓图说始自云间许鹤沙，然孰注意鹤沙为何等人。兹特著者为天主教世家，亦人所不及料也。”¹³

顺治十四年许缙曾原刻本，“封面后有顺治十二年御制劝善要言序，盖不自作序，即以此为序也。”¹⁴《古今善书大辞典》中册著录《劝善要言》并做扼要说明：“清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念上之教世，劝勉为先。人之立身，为善最乐。乃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卷。颜曰劝善要言。自制文以序其端。命大学士党崇雅¹⁵及图海¹⁶、傅以渐等为文以跋其后。”¹⁷顺治十二年，缙曾补翰林院检

¹⁰ 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年版，第56—57页。

¹¹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2页。

¹² 陈垣，《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5页。

¹³ 陈垣，《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8页。

¹⁴ 陈垣，《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4页。

¹⁵ 党崇雅，(?—1666年)明末清初陕西宝鸡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顺治元年，以天津总督骆养性荐，授原官，调刑部。疏请新制未定之前，暂用《明律》，并速请

讨,直到顺治十四年补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此间他都应在京,也是其深感皇恩、正欲大展宏图之时。次年,缙曾补江西驿传道副使才离京。由此看来,顺治帝的旨意一定会对缙曾起到影响。缙曾编撰《感应篇图说》单以御制《劝善要言》为序,以可见一斑。缙曾原刻版序后即以满文翻译感应篇,陈先生云“缙曾在翰林,固娴习满文也。”¹⁸缙曾在凡例中写道“感应篇非孔孟之书,然其词深有符于圣贤之旨,且本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刊布,则其非异端之书明甚。”¹⁹缙曾以此书虽非出自孔孟圣贤,但合于圣贤旨意以及皇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刊布此书这两点佐证此书实非异端。可见,陈垣先生云:“缙曾幼虽受洗,然宗教观念,并不明确,其意以为天主教者亦劝人为善而已。”评价确实中肯。缙曾晚年白云“家居五载编辑感应篇图说,以行于世。闻有见是书而迁善改行者辄斤斤自喜,以为不负此举。”²⁰从此言可知缙曾晚年也并未意识到此举不合天主教徒身份,换言之,缙曾内心尊崇的孔孟之道才真正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通过善书表达自己劝人迁善改恶的愿望,更加表现出他自觉担负传统文人力行劝善、化育民俗的社会责任。

贺箭村所辑《古今善书大辞典》上册收录《太上感应篇图说》,对其编撰及流传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云间许鹤沙先生,尝即太上感应篇,逐句注证,且绘以图。康熙甲戌(1694年),滇抚王继文²¹,捐俸刊印,颁布州县。乾隆三年

颁恩赦,以免株连之风盛行。历刑部、户部尚书,官至国史院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七九)——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900页。

¹⁶ 图海:(?—1681)清满洲正黄旗人,马佳氏,字麟洲。顺治时任内秘书院学士,迁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康熙即位,授本旗都统。二年,为定西大将军,进攻川东义军。次年,破茅麓山。三藩乱时,为抚远大将军,围平凉,迫王辅臣投降,旋督王进宝、赵良栋等军进向四川,旋以病还京。卒谥文襄。——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482页。

¹⁷ 游子安《劝化金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附录贺箭村辑《古今善书大辞典》。

¹⁸ 陈垣,《记许瓚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4页。

¹⁹ 陈垣,《记许瓚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4页。

²⁰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9页。

²¹ 王继文:(?—1703年),清汉军镶黄旗人,字在兹,一作在燕。顺治间由官学生考授编修,累擢江西饶九南道,秉公清丈芦州,使百姓得益。康熙间从平吴三桂,协办粮饷有功。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由候补参政道迁云南布政使,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由滇布迁云南巡抚,直到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年)迁云督,其间只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以忧免,三年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年)以原官任。缙曾康熙九年(1670年)

戊午（1738年），浙总督郝玉麟，又付剞劂，以广其传。越二十年乙亥（1755年），浙江总镇黄正元，复为增注刊行。嘉庆甲子，黄鹞楼更即吴郡汤士超所刊之本，重刊印送。同治七年（1868年），须江毛金兰又选各书中有足以发明者，附录各案之后，汪植庵独力刊之。其它翻板印送者，更不一而足。民国十二年，上海善书流通处。又觅石印行。而明善书局，亦存板印善。”²²陈垣先生也见到顺治十四年版之后多种刊本。有康熙年间刊刻的“存桂斋张铨改刻本”、“乾隆十年长芦鹺使伊拉斋覆刻存桂斋本”、“乾隆十九年嘉兴朱日丰重订本”以及“乾隆二十三年蔚州僧际常覆刻许氏本”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不可谓不深。

2、撰《告汉汉寿亭侯文》

缙曾入蜀时有《重建巫山县汉前将军祠及城隍庙疏文》。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缙曾赴云南任上，途经关岭，又著《告汉汉寿亭侯文》。缙曾在此参拜汉寿亭侯，敬盟于前，誓曰：“自今日以往，恪恭受事，公忠勤慎，表率属僚，上答朝廷委任之恩，下慰通省吏民之望。倘或到任之后，离任之前，黷货徇私，见利忘义，扰民间一粟，受属吏一文。惟神有灵是诛是殛，俾戮及其身，祸及其家，夭及其嗣惟。”²³可见其忠心报国之志，正如《礼记》所言“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又见其信仰杂糅，将汉寿亭侯拜为神灵，若是普通文人儒士确无异议，但缙曾乃天主教世家子，信汉寿亭侯，拜城隍神，并且相信神有惩罚违背誓言者的能力，可证其并没有只尊奉天主教所言之上帝。

3、为《丹桂籍注案》作序

《丹桂籍注案》一书乃是《阴鹭文》注本之一。此书原为明颜廷表（1454年进士）笺释，其五世孙颜云麓补案，六世孙颜生愉于康熙己巳（1689年）刊行。卷前有吴昌祺、王修玉²⁴、许缙曾三篇序文及谢琏后序一篇，谓于康熙五十

到康熙十年（1671年）曾任云南按察使，王继文应是由于仕途上与缙曾有所交往。——参考：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14页；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7月第一版。²²游子安《劝化金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附录贺箭村辑《古今善书大辞典》，第254页。

²³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

²⁴王修玉：清浙江钱塘人，字倩修。康熙拔贡生。有《历朝赋楷》（《四库全书总目》一九四）——张搆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八年(1720年)重刻此书。颜章敬自言夜梦文昌帝君授书一册,额曰“丹桂籍”,启视之乃《阴鹭文》,因将其先祖所作注本名为《丹桂籍注案》。注本于原文每句之下,分为“注”、“案”两个部分,注文解释原文每句之含义,案文引以数则事例作进一步说明。全书昭示善恶报应之理,劝人改过向善。

许缙曾为其作序,序中云:“士君子为善而欲邀福于天地,责报于鬼神,非吾儒修身立命之学。种因得果、一切冥报之说,其言易涉二氏,圣人所以存而不论也。虽然为善者未尝求福,而福自随之。为不善者未尝不欲避祸,而祸自随之。惠迪从逆捷于影响,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已载之帝典王谟。古人论其理,后世征其效。其义一也。颜子生愉其先世柱史公笺释文昌帝君阴鹭文。其尊人云麓先生复愧讨见闻以为案验。生愉捐其馆穀以寿之枣梨。己巳之夏衰然成集,表章先志、启迪后学,同人莫不叹美而悦服之。盖桂宫宝号,非仙非佛,在地为圣贤,在天为司命。举天下之农商工贾千百万亿,尽人皆裁成训育之。独于诵诗读书之士,尤显化而勗勉焉。若曰凡此曳逢掖染柔翰者,皆宇宙间之聪明俊杰。为一善则泽及于闾里,为一不善则害及于苍生。故寻常俦伍之外,详其淑慝,勤其造就,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穷愁拂逆以砥砺之。其以阴鹭文为丹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颜子视端行方、省心窒欲,行将胥一世而同跻善域,其志大,其愿宏矣!读是编也,为之三复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旧史许缙曾敬题。”²⁵从序中所言可见缙曾并不以此书为道家书,认为此书劝善戒恶,非仙非佛,并非二氏之说。先圣存而不论,后世不过征其验效而已,故缙曾认为编撰此书更是泽被闾里,劝化众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功德无量。

4、撰《育婴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及《育婴堂劝善文》

康熙十四年(1675年),缙曾受母感召建立松江育婴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月十五日,缙曾为育婴堂拜告城隍神,誉城隍神“维神护国佑民,彰善瘅恶,有灾必恤,有呼必应。”²⁶其焚榜告曰:“焚告于神,伏顾俯垂察照,福佑诸婴,永无天疴之虞,共乐生全之庆。凡堂中共事一切人等,倘有假公济

年12月第1版,第208页。

²⁵胡道静主编,《藏外道书》第十二册,巴蜀书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681页。

²⁶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

私、以虚作实，瞻顾情面影射通融者，俾雷击其躯，火焚其室，邢及其家，鬼载其嗣。惟神有灵，尚明鉴之谨告。”²⁷同《告汉汉寿亭侯文》相似，缙曾以城隍为神，并藉之为惩恶扬善的主宰。

之后，缙曾又为育婴堂撰写劝善文，洋洋洒洒千余言。纵览其《育婴堂劝善文》知缙曾乃有道有德之人，力倡善举，效法古之贤人。其自言“古之贤大夫，当嘉宾燕喜式歌且舞之会，每以得全腰领为赓答颂祷之词，风谣之美。其人不曰寿考。维祺则曰将子无死。”²⁸以此，缙曾感叹“死亡之事，人之大恶存焉。今之富者、贫者、智者、愚者、贵者、贱者，其所遇不同，而乐生恶死之心则无不同。然自古及今，干戈时闻，天疠叠作，生老病死之外，有死于兵，死于法，死于水、火、灾沴者，比比皆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者，每欲养天地之生机，消天地之杀机。然而无其椎，亦无其力也。间有戒宰割桑网口者，推原其意，盖欲迎宇宙太和之气，与天下共享雍熙而已。”²⁹儒学追求社会和谐、宇宙太和。“太和”一词，见于《周易·干卦·彖辞》“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干道即天的法则时刻都在变化，在此变化中孕育生成的万物各按其本质规律确定其生命和本性，保全合住宇宙“太和”之气，保持自然界的大和谐，万物即可顺利发展。同时儒家学说寄希望于人类良知上，缙曾劝人为善，正是希望借助道德的规范劝诫人们。充分体现出缙曾作为儒家文人追求和谐，崇仰生命的责任感。正如王日藻所赞“以余观公之德与功，美备而无遗矣。”³⁰

可见，缙曾的思想杂糅，即皈依天主教，倡其教义，又拜城隍、汉亭侯等民间神祇；既崇儒家，又信道教言。其思想展现出明末以来的“三教合流”的现象，并且最终归结于以“善”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规诫的信念中。

第二节、许缙曾信仰建构

许缙曾自幼就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仕宦一生谨尊母命，建堂助教。另一面，他娶妻纳妾、著述《太上感应篇》等道教著作，敬拜各地民间神灵。那么其精

²⁷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631页。

²⁸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3页。

²⁹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3页。

³⁰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6页。

神世界在多少程度上对天主教体认与接受呢？通过上述几章材料的考证与略述，我们看到其信仰世界中的杂糅现象，儒释道交融的因果报应观、天人感应观、以及人格神的混杂意象，各种观念纷杂，错乱交织在一起。然其信仰的基本框架，挣不脱的是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宿命与天人感应，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西方异质文化。以他的留世之作《宝纶堂集》为具体分析文本，对其纷杂的信仰进行梳理，我们看到他的信念中西杂糅、远非纯粹，却又自然地将天主教的本真蕴意融合入自身的信仰中，虽不能排除其内心世界可能为之产生的矛盾与徘徊，然其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理解方式更值得一探。

一、中西合并的天堂地狱观

众所周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入华，开始其“精神狩猎”的宏愿，逐渐找到了适应中国的传教策略，一言以蔽之即“补儒易佛”的上层传教路线。利氏努力寻求耶儒之间的近似点，在两者之间实现会通与超越的尝试。其对于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就以比附先秦儒家经典的记载来完成论述。利玛窦在《诗》中引“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在《召诰》中引“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来证明“在上、在天、在帝左右”乃是言天堂³¹。天堂存在更是对于善者的奖赏。

缙曾思想中肯定有天堂地狱的存在。例如其在《挽徐孚子表弟³²绝句八首》里云：“尘世昏昏昧去来，三生石上接泉台。君今先到蓬莱境，可有天风驾鹤回？”³³缙曾就以“蓬莱境”等道家词汇来描述死后的极乐世界。

然而缙曾对于极乐世界的理解，更具杂糅的代表性。他将“天堂”以一种梦幻般的形式直观地展现出来：

岁辛酉（康熙二十年、1681年）余寓白门，闻有梅道人者，能知人前世，因偶乘问访之。曰：“此非吾所得而知也。”叩之至再，乃索笔书一宫字，遂不

³¹利玛窦，《天主实义》下卷，收入《明清间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第二册，第111—112页。

³²徐孚子，徐光启曾孙，幼年与缙曾“殷勤七载同晴雨”，应是指缙曾16岁之前在外家成长的时候相交甚密，成年后也彼此有唱和往来。

³³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60页。

复语。请问其故，曰：“子修行人也。”再问，更不复答。归途遇葑溪，邂逅彭访濂先生。因请问杜真君颠末，真君降乩曰：子，玉局中人也。往在桂香殿中校书廿载，后落尘凡云云。长篇大幅，俨然理学名儒，又不啻良师勗勉。余自揣固陋，岂是桂官中来者？然年四十以前，每于梦中见仙山楼阁，独徘徊其间。凡梦数次，境界相同。四十后遂不复梦。五旬后，复梦到一院宇，门内一长者，虬髯、深目、手抱婴儿揖余，曰：“此育婴所也。”再进，见重冈复岭，松柏奇、古树集、三鹤洁白如雪，画图不能绘也。度岭而前，遇危桥，艰险难行，贾勇匍匐而过，从者数人皆不得进，迤递循溪而东，隐隐闻钟声，则又一境界矣。辛未（1691年）春三月十六日入城，晤杨少参令鸿。少参留心内视，颇有所得。两人相见，屏从者，彼此印证，不觉移晷。少参谓余曰：“十年前遇维杨友人，问先生姓氏行藏甚切，且曰我梦游山中，见琼楼玉宇，花鸟争妍，不觉信步而入。遇一人急拒我曰：尔何以至此？此乃松江某公所居也。速去去。去因问某是何许人？余乃详告之。今先生积德累功，兼深究性命之学，异日丹成证果，将有以教我乎？”余笑谓少参曰：“吾少壮至老，寤寐中历见仙山楼阁，皆梦也；维杨友人之所见，亦梦也。今吾两人相对，殆又梦中说梦耶？”归而记之，见天地之幻境，先后人我有如是之吻合者，亦一奇也。³⁴

王熙闻此梦境，也曾以少陵诗誉缙曾“君身自是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³⁵此梦之中，修行中人、仙山楼阁、玉局中人都乃道教词汇，然其中“虬髯、深目、手抱婴儿”的长者形象，明明就是西方的圣母玛利亚的异化。缙曾屡次记述此梦，既是梦无非是幻境，与现实存在距离，而他又以友人所梦来与自己的梦做吻合的验证。这一虚实交融的境界，勾勒出的是其理想中的“极乐世界”。这一混杂的意象表明在缙曾的信仰世界中的杂糅现象，将中国道教仙境与西方所谓的“天堂”融合在一起，在其思想中的异域因子被昭示了出来。

缙曾在为同郡颜生愉辑刊的道家善书《丹桂籍注案》做序时说：

士君子为善而欲邀福于天地，责报于鬼神，非吾儒修身立命之学。种因得

³⁴许缙曾《纪幻》，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73-674页。

³⁵王熙，《宝纶堂集序》，见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44页。

果、一切冥报之说，其言易涉二氏，圣人所以存而不论也。虽然为善者未尝求福，而福自随之。为不善者未尝不欲避祸，而祸自随之。……桂宫宝号，非仙非佛，在地为圣贤，在天为司命。举天下之农商工贾千百万亿，尽人皆裁成训育之。³⁶

可见，他认为士大夫为善邀福天地与责报鬼神，并非儒家本旨。他赞同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观念。与佛氏所讲因果报应似有所同。然这种观念却隐含赏善罚恶是由冥冥之中的主宰来执掌的。此处强调“升天”之境与“仙境”中人，非仙非佛，而是“儒家”圣贤。他所理解的“儒家圣贤”，其生命的目标已不仅仅限于通过“事生”、“事存”来确立人间功业，也汲汲于追求死后的“永生”，“在地为圣贤，在天为司命。”这种“儒学”，便既非程朱陆王之学，也非利玛窦所依附并予以天主教式别解的“先儒”、“古儒”之“天学”，而是中西交融、神仙不分、以行善来统领贯穿的杂糅之“学”。

37

与“极乐”的仙境相对的，是要接受惩罚的“地狱”。上古时代中国本土已产生地狱观，虽无“地狱”之说，然《左传》中的“不及黄泉，不相见也”以及秦汉方士的“嵩里”、“泰山”都是对于地府的书写。³⁸尤其是佛教传入之后，地狱说更加完备精细。利玛窦曾表述天主教的地狱的功用乃“非地狱无以报罪”³⁹，也即是上帝的惩恶之所。

缙曾的观念中“地狱”也是存在的。它的功用也是惩诫恶人，对在世间的行为作出裁决。例如在《唐孝直传》中记曰：

復斋又曰：“吾郡戴蘿轩未死前数日，忽怅惶见梦曰：‘吾为人所讼，应赴

³⁶许缙曾撰《丹桂籍注案·序》，载《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681页。

³⁷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³⁸参见：[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卷三十《泰山治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1985年6月第一版，第28—29页；《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余英时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³⁹利玛窦，《天主实义》下卷，收入《明清间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第二册，第111—112页。

唐先生处候审，求为我宽释。”復斋谓梦境不足凭，不系念。忽一夕，又梦戴忽遽而来曰：“所贵乎朋友者，为能排忧解难也。明日将对簿。而子置若罔闻，平生气谊安在哉？”復斋乃惊问孝直，孝直白果有之。戴寓京时，曾设计以取人之财，其人愤恨，病卒于京邸。今事发，应坐抵，遂切肯之。唐曰：“罪不能免，可减至杖徒耳。”翌日，戴果卒。戴之弟及姜学传所言亦符。仅得银二十四两耳。⁴⁰

此篇之中，讲述唐孝直先生奇人异事。唐子初名醇，改名正，字孝直。缙曾誉其人“收视返听、虚极静笃，故心地朗澈，通于神明”⁴¹。郡人戴氏犯恶，要到阴间接受审查，以还报其生前之罪，然其审查者却是“通于神明”之尚在人间之人。此乃缙曾理解的地狱审判，犯恶者无法逃脱罪责，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却可以是“通于神明”之贤者。在缙曾的文集中，屡见其记奇闻异事，能够审判世间善恶的并非限于此类贤人，更有神灵诸如城隍⁴²、冥司⁴³甚至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这已与天主教的一神论，唯天主为神，唯天主具有审判的资格大相径庭。

缙曾的天堂地狱观显然不同于天主教所传扬之教义。同时，缙曾的信仰也不类于儒家。儒家讲人生以“究天人之际，谈古今之变”为归旨，而一再回避对人死后的探讨，即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然将死亡搁置起来，存而不论，恐非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生命的终极探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天堂地狱之说由来已久并且根植于人心，乃至渗透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利玛窦的所介绍的天堂地狱，恰恰又是对中国人精神追求的一种补充。由缙曾对于天堂和地狱的体认，引发出的是他对于死亡的态度。由其交友、著述等方面的考查，我们已知其对于擅修身养性者的

⁴⁰许缙曾，《唐孝直传》，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5页。

⁴¹许缙曾，《唐孝直传》，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5页。

⁴²例如：《莱阳宋九青》中，莱阳太常宋九青之仆人索债致使一婴儿被害，都城隍为婴儿故，索其子以偿命。——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7页。

⁴³例如：《传绿野》中，金山卫学生员孙奇元其媳受婆母凌辱，投河自溺，孙婿出一计诬其淫媾以免责。后，该女告于冥司，夺其功名。——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9—690页。

钦慕⁴⁴，孜孜不倦地妄图参透道学玄机，养性延命、以求长生。而不是诚心事主，以脱永恶。

归根结底，缙曾作为天主教文人对于其教义的理解是本土化的，也是中西两种意象交织在一起的，他的这种思想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思维交流中文化融合的普遍形式。而这种融通却是极具意义的，正如张西平所说“文化交流的意义就在于展示不同的文化模型，引起不同文化类型的冲撞、摩擦，并在这种冲突、摩擦之中了解对方、容纳对方，从而达到文化的融合与会通。”⁴⁵

二、 纷然杂芜的鬼神观

远古时代，人们相信宇宙间有神的统治。冯友兰言：“《诗》、《书》、《左传》、《国语》中，言天、帝之处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⁴⁶ 传教士入华之后，即以其“God”比附中国先秦的“天”、“上帝”。他们在先秦经典中将天、帝等最原初的内涵用以诠释其天主的概念。“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⁴⁷ 吴康在《诸子学概要》中更明确地指出：“诗书中所云天、或帝、或上帝，皆人格化之最高主宰，乃宗教上之天，同于西方基督教或犹太教等之上帝(神)也”。⁴⁸ 事实上，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中国人对天的认识是交融在一起的，在上帝之外也有众多鬼神的存在。儒家经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将对鬼神的信仰存而不论，逐渐使得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下移到对现世的关注。宋明时期理学各派并不承认有人格神的存在。例如张载提出“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他否认世俗的鬼神说，而是在自然主义生死聚散的基础上将鬼神说上升成气论的一部分。因此也成为天主教攻击的对象。然明末思潮三教合流，士大夫虽孜孜以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在民间信仰中，圣贤仙佛彼此不分一律崇拜。儒释道的兼容并蓄使得文化精神中多种宗教并存，共同制

⁴⁴除其结交修道之人外，缙曾钦慕百岁老人，屡次询问高寿之秘诀。——《百威老人记》、《百一老人记》皆是叙百岁高龄之老翁拜访之事，其中可见其汲汲求慕养生之道。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06页、第607页。

⁴⁵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13—114页。

⁴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⁴⁷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收入《明清间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第二册，第38页。

⁴⁸何世明，《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约教化着世人。

许缙曾与传教士多有接触，对天主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其津津乐道的神鬼世界中，参杂了不少本土文化因素。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精英分子，他没有遵循儒家一贯的以生制死的超然态度，相反在他的信仰世界中，对鬼神之说是坚信不疑的。

他笃信古史所载神怪之论：

华胥履迹而生伏羲，符宝绕虹而诞轩帝，简翟生商，姜源启周，此皆不可以常理论也。儒者不信不亦过耶？⁴⁹

他对于鬼神存在的证明是以因为其无法用理智、理性来加以明证的，即“不可以常理论”来完成的。与德尔图良所云“因为荒诞，我才相信”理有相通。⁵⁰

又如：岁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年）徐氏之兄坤元郡之老医也，偶与余谈善果之说，因谓余曰：“前日公所买旧房，当乙酉（明崇祯七年、1635年）城破之时，市中遇害者尽埋于此房。二十年来主人止堆积货物，人不敢居。公拆房后，鬼长啸于故址，次夜复然。至第三夜，其地啧啧闻私欲。吾妹以为盗也。谛听之，闻籬中人语曰：‘吾辈居此屋甚久，禁被许氏毁坏无地栖身奈何？’一人曰：‘何不向许氏觅栖止？’又一人曰：‘不可，不可。许氏多行善事，势不可近。如今每日里暂栖更楼，夜间别处再寻觅些饮食。’语毕寂然。吾妹骇甚，举火四照，杳无人迹。举家厮养皆闻之。恃秘不敢语，恐邻里疑懼耳。余爽然曰信乎。自废此房之后，北至更楼，南至五显庙，鬼声啾啾不绝。初不解其故，乃今始知之。记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鬼神之事何地无之？但阴不能胜阳耳。犬夫立身行己，幸勿为神之所谴，鬼之所媢，愿与学者共勉之。⁵¹

此文中“鬼神之事何地无之？”足见其对鬼神世界的承认。他相信人死后

⁴⁹许缙曾撰《参貂》，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72页。

⁵⁰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⁵¹许缙曾，《昙花馆纪事》，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1—622页。

有鬼魂，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出自《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郑玄曾注曰：“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此种观点，以鬼神为精气变化的形态，其人格神的涵义，较为淡薄，但仍有某种神秘的性质。张载于《易说》中称气聚显而成物为神，气散隐而为变为鬼，并说：“鬼神之实，不过二端而已”。“二端”指阴阳二气。朱熹亦说“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朱子语类》卷三）。缙曾用此语表述鬼神的存在，肯定了阴阳二气的说法，与之虽有类似之处，然却不同于宋明理学否定鬼神人格神的性质，仅将鬼神视为气运动变化的两种形式。但是他的看法与天主教灵魂之说又有所悖逆。利玛窦等正是通过上古先人对灵魂模糊的认识来说明灵魂的存在。《天主实义》第四篇“辨释鬼神及人魂异论，而解天下不可谓之一体”中云“夫谓人死者，‘非魂’死之谓，惟谓‘人魄’耳、‘人形’耳。灵魂者，生时如拘縲线中；既死，则如出暗狱而脱手足之拳，益达事物之理焉，其知能当益滋精，逾于俗人，不宜为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为凶惧而忻然安之，谓之归于本乡。”⁵²由此证明灵魂的存在，他强调“鬼神非气非物”反驳中土阴阳二气的说法。

不仅如此，天主教是“一神教”，崇拜唯一的“天主”，《天主教要》云“天主者，乃天地万物之一大主也。是乃至神无形之体，无始无终，永活永王，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备有万善万福，而无他善他福可以尚之。未有天地之先，独有一天主，以其全能全德，化成天地人物，而常为之宰制，保护开引，令万汇各得其所。且有至义至公，赏善罚恶，豪发不爽。或于人生前，或于人死后，总无一人或遗者。所以宇内万民皆堂认生我御我之大原大主，而虔奉之，万不容缓也。”⁵³上帝是唯一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包括时间和空间。上帝在自然之外，而不在自然之中。然而在缙曾的思想中，关于神的概念，却更加接近于道教。道教有着复杂的神仙谱系，品第繁多。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它只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除了开天劈地，化物创教的神外，道教还将中国古代宗教中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而产生的神，民间巫术活动中产生的神统统纳入

⁵²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收入《明清间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第二册，第62页。

⁵³此版本乃张西平先生抄录，梵蒂冈图书馆《天主教要》藏本（Barb Oriente132），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8页。

自己的神谱中。如日月五星、雷公电母、河伯洛神、土地财神、药王灶君、历史人物（如黄帝、尧、舜、禹、孔子、颜回、秦始皇、汉高祖、王羲之、关羽）、立教功臣（如张道陵、葛洪）、以及各种得道成仙的仙人（如鬼谷子、赤松子、八仙）等等。在道教的神仙的谱系中还有所谓仙人，也叫神人。仙人是通过修真得道，最后神通广大、长生不死者。道教的神庞杂而混乱，既有“道”的化身，也有从自然和人世生活中进入神谱者，理论上它完全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得道之人都是可以进入这个谱系中。⁵⁴许缙曾的文集中，提及神仙则有城隍、冥司、雷公等等，神明形象多是道教宣扬的神祇。他即相信“天主”的存在，又信司掌山川河岳土地城市的各类神灵。其内心“天主”的其性质、功能便与中国传统玉皇大帝相类似，而远非全知全能的“陡斯”（拉丁文天主 Deus 之音译）。

如《告汉汉寿亭侯文》：“谨告于汉寿亭侯之神，曰：惟神忠义凜然，威灵无外，禀乾坤之正气，真社稷之疆圉。凡属含生，无不稽首庙庭，春秋崇祀”，并且发誓：“倘若到任之后，离任之前，渎贷徇私，见利忘义，扰民间一粟，受属吏一文，惟神有灵，是诛、是殛，俾戮及其身、祸及其家、夭及其嗣惟！”⁵⁵

其文乃时赴云南按察使途中所作，其以历史人物关羽为神，即为信仰多神之明证。

又如：《育婴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向城隍宣誓曰：

伏愿（城隍之神）俯垂察照，福佑诸婴，永无火疔之虞，共乐生全之庆。凡堂中共事一切人等，倘有假公济私，以虚为实，瞻顾情面，影射通融者，俾雷击其躯，火焚其室，刑及其家，鬼戕其嗣！⁵⁶

历来传教士严禁敬拜城隍等此类神灵。缙曾文集中却屡见不鲜。以许氏与

⁵⁴参见：陈建新，《中西宗教对神的性质的认识》，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⁵⁵许缙曾，《告汉汉寿亭侯文》，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

⁵⁶许缙曾，《育婴堂焚榜告松江府城隍之神文》，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30页。

传教士的接触，其家庭环境等因素，他不可能不知晓传教士的态度，此类属于“偶像崇拜”的行为，他更记之于公告文章，丝毫不予遮掩，可证他的信仰世界多神混杂、中西杂糅的构造。

缙曾对神鬼的论述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试论如下：

首先，缙曾承认民间道教中神人的存在，然缙曾也时常流露出怀疑的态度，仅以两首诗为例：

拆杨柳行（假子桓）

崆峒高无机，直指青云端。中有一仙子，绰约怡妙颜，授我一丹诀，教我习内观。

服习九九日，两腋生羽翰。乘云游太庐，四海往性还。一视世上人，蠢动风尘间。

帝妃赴湘水，泪痕凝竹里。神女来巫山，魂梦生云雨。奔月殊诞妄，引凤亦虚诡。

真人循要里，妄士信传闻。误作神仙事，迂性不可论。百家竞纷拏，大道本无言。”⁵⁷

古人说：“大道本无言，因言而显道，真心本无相，即相而明心”。其言言神仙事是一种“迂论”，多为妄言，真正的“大道”是不用言表的。

步出夏门行（假古辞）

幽径越层壑，有人常著书。溯流往从之，得闻金泥枢。朝谒西王母，直攀飞琼祛。

路逢王子晋，吹笙缙岭隅。邀我游天上，云中驾双凫。天上何所见，楼台半空

⁵⁷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69页。

虚。⁵⁸

既言拜谒西王母、王子晋之事，又言天上楼台空虚。由此可证，缙曾虽是对天上神仙之事极有兴致的，恐其对道教中的神仙也存怀疑的态度，其妄图求悟的“大道”不能凭借道教中神仙求得。

其次，他始终坚信鬼不可惧，只要多行善事，便能“阴不胜阳”。他理解的鬼神与人共存于一个空间内，人死之后的鬼魂尤其会聚集于人世阴暗的角落里。无论是鬼还是怪，都难于接近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上述《昙花馆纪事》中众鬼不敢接近缙曾，即因其“多行善事”之故。

又如：缙曾《记异》一篇中，讲述其妹婿姚文园夜半时分屡次遇到一妖女，姚屡次斥其而去。于是“姚乃洗心涤虑，虔守敬一之学，以深自检束，女不复至。”⁵⁹此虔守“敬一”之学，所敬之神是否乃“天主教”之“天主”尚难以证明，但是缙曾兄妹皆入教，此人乃其妹婿，不排除有入教的可能性。然古人也云敬一，敬一则天，天则神，神则久，神归于一，精神则不烦乱，所以鬼怪则不能近其身。

然缙曾文集中也多记述冤鬼索命⁶⁰的故事。充分表明缙曾并未自觉地用天主教灵魂观念予以“上”（天堂）、“下”（地狱）归“类”处理，神鬼与人共存于同一的空间与时间内，也不得不服从邪不压正的道德原则。

总之，缙曾坚信鬼神的存在，并将其作为赏善罚恶的主宰力量，然其鬼神意象纷杂，人格神的形象多类于道教谱系，神、鬼、人共处于一个以道德阴阳为秩序的世界中，可见其对儒释道乃至天主教鬼神观的融合，内心信仰向本土文化的回归。

三、天人感应与宿命论的思想底色

⁵⁸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69—470页。

⁵⁹许缙曾《记异》，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78—679页。

⁶⁰例：《寿张女鬼》中，武谋受贿，判一妇人改嫁，致使其投缢而死，之后该妇人之冤魂即遍寻武谋，终使武谋偿命。——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8页。

许缙曾于顺治十四年辑刊《太上感应篇图说》，逐句注证，晚年又著《感应篇征事续》。《太上感应篇》乃是道教劝善书之一，简称《感应篇》，成书于北宋末年。该书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其间，宿命论思想与因果报应交相结合。该书虽是道教书，却融合了较多的佛、儒思想，实际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规戒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准则。其曾祖父许乐善或许即热衷此书，并以此书所言“乐人之善”来取名⁶¹，顺治帝也曾以是书颁布群臣。缙曾受此影响，更是痴迷于对此书的诠释，充分表明其思想中最为底色的观念——天人感应与宿命论。

天人感应与因果报应之论在其笔下随处可见：

例如：孝童联元者，余家洒扫童子也。其父毛月，梨园为业，扮副净，年四十五，目眚不治，遂口瞽，出入请人扶引。贫不能自给，乃鬻其庐，而僦居于陋巷。贫益甚，乃鬻其子于余。余念旧日门下老优也，怜而许之，并丐闲房以为栖止，亦许之。居无何，年五十矣，遇施针者曰此非针砭所能疗，须人舌舐之，庶可去障。其子闻之，乃于每日黎明未盥漱时，汲井水漱口，舐父目。终岁无倦容。年馀父目渐生光，二年痊愈，今复登台演剧矣。……至诚之念，天地所感，金石为开，而何有于目障哉！⁶²

他不仅赞誉人的精神情感与上天相通，他也笃信阴阳宿命论，自言“神仙不可期，寿命自有程”⁶³。又如其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年）除夕作诗感叹自己晚年家境与年少时迥异，“犹忆少年时，曾登日者室。日者为余言，科名皆可比。所患划度中，六旬若有失。从兹数十年，验之良得实。”⁶⁴“日者”即古时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又如，缙曾在《唐孝直传》中记载唐先生奇验事，尤其是其屡次预见复斋之科举功名。缙曾自言“特记此事，以见一切荣枯得失

⁶¹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⁶²许缙曾，《孝童传》，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6页。

⁶³许缙曾，《出西门行（假古辞）》，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6页。

⁶⁴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8页。

皆有前定，一切妄想强求种种烦恼皆可涣永释矣”⁶⁵。在其看来，人生科名贫贱皆已是命中注定，人始终挣不脱命运编织好的罗网。

缙曾居乡其间，屡有善举，著述《感应篇》以教化人心，创建育婴堂泽被闾里，他的出发点以《感应篇》所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为纲，以达劝诫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目的。缙曾自谓此举深符孔孟圣贤之道。他在《太上感应篇》的凡例中写道“感应篇非孔孟之书，然其词深有符于圣贤之旨，且本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刊布，则其非异端之书明甚。”⁶⁶缙曾晚年自云“家居五载编辑感应篇图说，以行于世。闻有见是书而迁善改行者辄斤斤自喜，以为不负此举。”⁶⁷缙曾此举有其更深刻的寓意，表明他始终不渝地以儒家仁德为追求的归旨。

缙曾力行善举，其归旨基于儒家学说的“仁”，其出发点就是“爱人”，强调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的救助。缙曾士大夫的文人身份使其自觉有劝化民众、化育民俗的社会责任感。基于这一点，缙曾在接受天主教时，多以儒家子的立场来看待天主教教义。

如，其序潘国光《天主十诫劝论圣迹》云：

生人之初，性本降衷：凡爱天主于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理备性中，不烦劝论，无须史或离者，所谓率性之道也。自人气禀有异，习俗成风，由是性诚渐晦。贤智之过，好谈空玄，不识造物之有一主；愚不肖之不及，喜闻因果，又误认诸佛菩萨，及诸邪神，皆可为主。⁶⁸

此序文，已可以看出他是以儒家性善论来诠释天主教教义“爱天主于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在以利氏为代表的传教士与儒家的会通之中，阐述人性之善，认为人性之善乃是固有的，是天主按其形象创造人的结果，只不过后人

⁶⁵许缙曾，《唐孝直传》，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24—625页。

⁶⁶陈垣，《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图说》收录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第234页。

⁶⁷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89页。

⁶⁸许缙曾，《天主十诫劝论圣迹·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遗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1月第1版，第183页。

因为“远祖”的原罪而不再禀有至纯至精的善性了。⁶⁹显然，缙曾认为人生之初，乃是每个人的降生之初，非天主教之“元祖”亚当和夏娃，并且人生下之后便天然禀具“爱神与爱人”之性，若此性能须臾不离，便就是《中庸》所言“率性之道”。但由于气禀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习染使人逐渐改变了本性。他即是以宋明理学之“理一而气异”来诠释的。如朱熹所言：“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⁷⁰朱熹认为人性由天地之性决定，是全善的，但是由于人的气禀不同，善恶又不同了。

综上所述，缙曾的思想杂芜，然天人感应与阴阳宿命是深入其骨髓之中的，他以感应说、因果说劝谕世人，张显的是他精神世界对于儒家仁德的追求。

小结：

缙曾以儒释道杂糅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来认识天与人的关系，并由此而建立了他关于神鬼世界、“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其对于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以附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形式来理解和融合。在其内心深处已不见对此杂糅的学说的彷徨，而是由此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世界，以善恶为泾渭分明的界线，以仁德为归旨，以劝谕为目标，来规界自身的行为。可见其不复有祖辈“两头蛇”族的矛盾，将外来异质文化自然地融合到本土文化之中，在他的身上，更能看出文化碰撞之后，互相融合的的状态。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而言，更具有包容并蓄的优势。于是在缙曾一代，文化的融合，以及向本土回归的趋势便生成了一种中西不分，杂糅并包的新型文化因子。

⁶⁹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

⁷⁰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396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一、原始材料

- 1) [清]董含撰,《三冈识略十卷续识略一卷》,清钞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四辑 29 册,四库未收书辑刊编撰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
- 2) [清]高珩,《栖云阁诗十六卷拾遗三卷文集十五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年四十四年刻合印本,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202 册,齐鲁书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
- 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6 月第一版,1985 年 6 月第一版。
- 4) 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刘俊馥、王玉川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 5) 利玛窦,《天主实义》,收入《明清间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
- 6) (清)李文耀修、谈起行、葉承篆,《上海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1750 年)刻本,收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中国书店出版,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 7) [清]毛际可撰,《安序堂文钞二十卷》,吉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增修本,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229 册,该书编撰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
- 8) (清)莫晋、孙星衍纂,(清)宋如林修,《嘉庆松江府志(二)》,《松江府志》卷五十四,古今人物传,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②,上海书店出版,1991 年 6 月第 1 版。
- 9) (清)宋如林修 孙星衍纂,《松江府志》八十四卷,40 册,清嘉庆 23 年(1818)刻本。
- 10) 泰西柏应理编撰,上海徐允希译注,《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上海土山湾印行,上海惠主教准刊,1938 年版。
- 11) [清]唐梦赉,《志壑堂诗集》,清华大学馆藏清康熙刻本,收录《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217 册。
- 12) [清]王崇简撰,《青箱堂诗集三十三卷文集十二卷遗稿续刻一卷年谱一卷》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203 册,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齐鲁书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

- 13) [清]王广心撰,《蘭雪堂诗稿》,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刻本。
- 14) [清]王鸿绪撰,《横云山人集》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增修本,收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 15) 王日藻撰,《耆年讌集诗、赠言》清康熙32年(1693)刻本。
- 16) [清]王熙撰,《王文靖公集二十四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卷十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14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克昌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
- 17) [清]王项龄撰,《世恩堂诗集》卷一,清康熙刻本,《四库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出版,第五册。
- 18) 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光绪戊申仲夏月上海集古斋石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19) [明]徐光启撰,《徐光启集》卷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 20) [清]徐乾学撰,《憺园文集》三十六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影印,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该书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 21)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一《朱总宪际遇》,光绪辛巳东十月,上海申报馆印行。
- 22)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遗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1月第1版。
- 23) 许缙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18册。
- 24) [清]叶梦珠撰,《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 25) [清]周金然撰,《饮醇堂文集》二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253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1版。

二、研究著作

- 1) 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3月第一版。
- 2) 陈来著,《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3) 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 4)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

- 5) 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版。
- 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
- 7)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
-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9)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 10) 韩琦,吴旻校注,《钦命传教约述》,《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
- 11) 何世明,《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 12)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396页。
- 13) 胡道静主编,《藏外道书》第十二册,巴蜀书社,1992年8月第一版。
- 14)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简体字第1版。
- 15) 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6) 刘俊馥、王玉川合译,《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十月初版。
- 17) 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8)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7月第一版。
- 19) 上海通志委员会编,《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 20) 孙尚扬著,《基督教与明末儒学》,1994年12月第一版。
- 21) 孙尚扬著,《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天津出版社,1992[民国81年]出版。
- 22) 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 23) 王卫平、黄鸿山著,《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 24)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9月第1版。
- 25) 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据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版影印,收录在

《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上海书店出版。

- 26) 游子安著，《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4月北京第1版。
- 27) 游子安著，《劝化金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 28) 余英时著，《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29) 张搗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 30) 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 31) 朱丽霞著，《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三、参考论文

- 1) 陈建新，《中西宗教对神的性质的认识》，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 2) 李天纲，《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3) 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 4) 田海华，《明末天主教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文化渗入：以反对纳妾为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四期。
- 5) 张寿甫：《明清之际云间许氏家传》，载《松江文史》（第七期），政协松江县委文史组编，1985年版。

附录

附录一：许缙曾年谱

| 时间 | | 事件 | |
|------------------|-----|--|-----------------|
| 天启七年 (1627年) | 1岁 | 许缙曾生，字孝彦，号鹤沙，自幼领洗，圣名巴西略(Basile)，松江华亭人。曾祖许乐善，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著有《适志斋集》。祖父士儒，父远度，字念祖，排行第四，母为徐光启次孙女圣名甘弟大。 | |
| 顺治五年 (1648年) | 22岁 | 以上海籍举于乡。 | |
| 顺治六年 (1649年) | 23岁 | 进士，改庶吉士。 | |
| 顺治八年 (1651年) | 25岁 | 授检讨，十月会父病归。 | |
| 顺治十年 (1653年) | 27岁 | 丁父忧。 | |
| 顺治十二年 (1655年) | 29岁 | 补翰林院检讨。 | |
|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 31岁 | 补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 《劝戒图说》八卷翻译大学衍义。 |
| 顺治十五年 (1658年) | 32岁 | 分校礼闈，补江西驿传道副使，理邮政，除鲧蠹，商民便之。并迎母于南昌署中，建天主堂，所在扶翼圣教，为西士所倚恃。 | |
| 顺治十六年 (1659年) | 33岁 | 序潘国光的《未来辩论》。 | 《未来辩论》序 |
| 顺治十七年 (1660年) | 34岁 | 升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东道参政。奉母僦居汉口，依妹夫李姓以居。 | |
|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 35岁 | 四月抵重庆，从征万州，取大昌大宁云阳等邑，尽入版图。西士穆格我始至川，缙曾体母意，善待之，遇事予以便宜，成都保宁重庆各府，次第开教，施洗六百余人，重庆尤盛，教众多薦绅子弟。缙曾母侨居汉口，亦请穆迪我来鄂传教，武昌府建有新堂，四年之间，教众至两千两百人。 | |

| | | | |
|-------------------|-----|--|------------------|
| 康熙三年 (1664年) | 38岁 | 补河南按察使司, 取道汉江, 至汉口谒母, 嘱妹夫送母回籍, 由信阳关赴豫, 到任三月, 推敲平反, 开释极刑并大辟重囚一百四十余人, 未有遭驳诘者。时河南西士为恩理格, 缙曾至, 特建新堂, 河南教基, 因之大定。 | 潘国光《天主十诫劝论圣迹》作序 |
| 康熙四年 (1665年) | 39岁 | 十月, 杨光先掀起“历狱”, 缙曾因被控捐建天主堂, 与佟国器和许之渐被同时罢官。四月, 归里门。辑《劝戒图说》八卷, 自序“三年而后成, 母见之, 尤以其旁涉二氏, 非吾儒本旨, 须删削改正, 乃可行世。” | |
| 康熙八年 (1669年) | 43岁 | 汤案得白, 八月缙曾以原官起用。 | |
| 康熙九年 (1670年) | 44岁 | 十月, 以缙曾为云南按察使。 | |
| 康熙十年 (1671年) | 45岁 | 五月, 以母老为由, 辞官归养。 | |
| 康熙十一年 (1672年) | 46岁 | 归里。自是奉母家居。 | 《滇行纪程》《东还纪程》各一卷。 |
|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 47岁 | 母召缙问曰: “余居家年余矣, 果有善事, 以慰我嘱望乎?” 愧不能对。 | |
| 康熙十三年 (1674年) | 48岁 | 奖劝同善诸子, 连名呈请鲁公, 不一年而纲举目张, 条分缕析, 规划井井。康熙十四年, 在松江府建育婴堂, 每年收弃婴二百五十余名, 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起到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 共收五千四百八十名。著《育婴编》。 | 著《育婴编》 |
| 康熙十九年 (1680年) | 54岁 | 母甘弟大卒。筑菜园以娱亲。 | |
|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 61岁 | 姬人张氏卒, 集中有《遣葬清河侍儿诗》, 词旨哀艳。 | |
| 康熙三十一年 (1692年) | 66岁 | 12月, 偶得疾。 | |
| 康熙三十二年 | 67岁 | 为子女侄析产, 房中执巾栉者数人亦遣去。与王日藻、徐乾学、盛符升举耆年会于秦望山庄。 | 耆年宴集诗 |

| | | | |
|----------------------------|---------|--|--|
| (1693 年) | | | |
| 康熙三十 三年 (1694 年) | 68 岁 | 徐乾学、徐秉义、盛符升复召请宴集遂园。 | |
| 康熙三十 五年 (1696 年) | 70 岁 | 手编生平所为诗文，并辑日南前事，及天台冯甦滇考若干条，为宝纶堂稿十二卷，未刻。所刻者滇行纪程、东还纪程、育婴编、三奇记院本一卷。 | |
| 康熙三十 六年 (1697 年) | 71 岁 | 仍见其诗作，例如《丁丑元旦》、《丁丑除夕》 ¹ 、《丁丑九日》 ² ，之后文集中无记载其作品，具体卒年不详。 | |

¹许纘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478页。

²许纘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545页。

附录二：许纘曾交谊考

| 人名 | 字号 | 生卒年 | 籍贯 | 仕途情况 | 著作 | 备注 |
|-----|--------------|------------|-----------|--|----------------|-------------------------|
| 王崇简 | 字敬哉，谥文贞 | 1602~1678年 | 顺天宛平 | 崇祯癸未（1643年）进士，入清历官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 《青箱堂集》 | |
| 王熙 | 字子雍，谥号文靖 | 1628~1703 | 顺天宛平 | 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历官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 | 王崇简之子 |
| 王日藻 | 字印周，号却非 | 1623~1700 | 松江干巷乡 |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官至河南巡抚，擢刑、户两部侍郎，拜工部尚书，后转户部，任纂修《赋役全书》总裁。后因事被削职。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帝南巡时召见，褒赏有加，旋以永定河工起用。翌年卒于工所。 | 《秦望山庄集》、《梁园草》。 | 与纘曾姻家 |
| 高士奇 | 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 | 1644~1704 | 浙江钱塘 | 康熙十五年（1676年），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学识渊博，工诗善书，精考证，擅鉴赏，以书法名冠于世。 | 《清吟堂全集》等 | |
| 李之驹 | | | 松江（今奉贤县） | | | 校《宝纶堂集》 |
| 杨捷 | 月三，元凯 | 1618~1700 | 扬州（江苏宝应县） | 康熙年间昭武将军，光禄大夫，兼太子太保，死后封赠少傅太子太傅。 | 《平闽记》 | 纘曾有《平闽记序》（1683年） |
| 王广心 | 字伊人，号农山 | 1610~1691 | 华亭 | 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历官兵部武选司主事，擢御史，巡视京、通两仓漕运。 | 《兰雪堂诗稿》 | |
| 王頊龄 | 字颢士，一字容士，号瑁湖 | 1642~1725 | 华亭 | 官太常侍博士，1679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编修，纂修明史，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 | 《世恩堂集》、《松乔老人稿》 | 广心长子，纘曾1694年为其《含晖堂集》作序。 |

| | | | | | | |
|-----|----------------------|-----------|-------|---|-------------------|--------|
| | 晚号松乔老人，谥文恭 | | | | | |
| 王九龄 | 字子武 | | 华亭 | 康熙壬戌（1682年）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左都御史。 | 《艾纳山房集》 | 广心次子。 |
| 王绪龄 | 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 | 1645~1723 | 华亭 | 康熙癸丑（1673年）第二人及第，充《明史》总裁官，官至户部尚书。 | 《赐金园文集》、《横云山人集》等 | 广心第三子。 |
| 徐乾学 | 字原一，号健菴。 | 1631~1694 | 昆山 | 康熙九年（1670）第三人及第。官至刑部尚书。曾总裁《一统志》、《明史》、《会典》等书，与王鸿绪、高士奇互相标榜。 | 《憺园文集》等 | |
| 徐秉义 | 字彦和，号果亭 | 1633~1711 | 昆山 | 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 《经学志余》、《耘圃培林堂代言集》 | |
| 徐元文 | 字公肃，号立斋 | 1634~1691 | 昆山 | 顺治十六年（1659年）第一人及第，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 《含经堂集》 | |
| 盛符升 | 字珍示，号诚斋 | 1615~1700 | 昆山 | 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内阁中书，荐修《大清会典》，擢礼部主事，官至御史。 | 《诚斋诗文集》 | |
| 钱陆灿 | 字尔弢，号湘灵，又号圆沙 | 1612~1698 | 江西常熟人 | 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以奏销案罢归。 | 《调运斋集》、《钱湘灵先生诗集》 | 钱谦益族子。 |
| 孙旸 | 字寅仲，一字赤崖、赤霞，晚年号荐庵。 | 1626~? | 常熟人 | 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 | 《荐庵集》 | |
| 周 | 字广 | 1631~? | 上海 | 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 | 《饮醇堂 | |

| | | | | | | |
|-----|-------------------|-----------|-------|--|------------------------|--------------------------|
| 金然 | 居、礪岩,号广庵 | | 人 | 官洗马中允。 | 文集》、《周广庵诗集》 | |
| 何棟 | 字与偕,号函斋 | | 苏州人 | 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授福建邵武府推官,署福州知府。入为户部主事,历江西提学金事。 | | |
| 黄与坚 | 字庭表,号忍庵 | 1620~1701 | 江南太仓人 | 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授推官。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擢推官。 | 《忍庵集》、《愿学斋文集》 | |
| 秦松龄 | 字汉石,又字次椒,号留仙,又号对岩 | 1637~1714 | 无锡人 | 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检讨,以事罢归。康熙间举鸿博,官谕德,不久又罢。 | 《苍岷山人集》 | |
| 颜光敏 | 字逊甫,更字修来,号乐园。 | 1640~1686 | 山东曲阜人 | 康熙六年(1667)进士,由中书舍人累迁吏部郎中,充《一统志》纂修官。 | | 颜光猷弟。与兄颜光猷、从弟颜光敏称“曲阜三颜”。 |
| 张锡悻 | 字越九,号宏轩 | | 上海 | 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泰安牧州,在泰安任上颇有善政。 | 《树滋堂近稿》。 | |
| 丁思孔 | 字泰岩 | | | 顺治九年进士,历官至湖广、云贵总督。 | | |
| 鲁超 | 字文元,号谦庵 | | 浙江会稽人 | 任松江知府,有善政康熙间官至广东布政使。 | 《谦庵词》 | |
| 尤恂 | 字同人,一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良斋 | 1618~1704 | 江南长洲人 | 入清,以贡生为永平推官,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与修《明史》 | 《西堂全集》、《良斋杂记》、《鹤栖堂文集》等 | |
| 宋琬 | 字玉叔,号荔裳,又号二乡 | 1614~1674 | 山东莱阳 | 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 | 《安雅堂集》、《安雅堂未刻稿》 | 诗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名。 |

| | 亭主人 | | | | | |
|-----|-----------------|-----------|-------|---|---------------|-------------|
| 施闰章 | 字尚白,号愚山 | 1618~1683 | 江南宣城 | 顺治六年(1649)进士,由刑部主事官湖西道。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侍讲,参予纂写《明史》 | 《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等。 | 纘曾同年 |
| 董含 | 字闾石,一榕庵,号乡尊醉客董含 | | 华亭 | 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 | 《苑乡赘笔》、《三冈识略》 | 乃上海县董其昌从曾孙。 |
| 董俞 | 字苍水,号樗亭,别号乡钓客 | 1627~1689 | 华亭 |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举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博学鸿词,因奏销案被除名。 | 《岭樗亭》、《樗亭诗稿》 | 董含弟。 |
| 周茂源 | 字宿来,号釜山 | 1613~1672 | 华亭 | 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刑部主事,升浙江处州知府,以逋赋牵连罢归。 | 《鹤静堂文集》 | 纘曾同年 |
| 周纶 | 字鹰垂 | | 华亭 | 受到王士禛、宋琬器重,以贡生授国子监正。 | 《芝石堂文稿》等 | 周茂源长子。 |
| 宋徵舆 | 字辕文、号直方 | 1617~1676 | 松江 | 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官至福建布政使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 | | |
| 孙致弥 | 原名孙翊,字愷似,又字松坪 | | 嘉定县 | 康熙十七年(1678)皇上赐国子生假二品,充任朝鲜副使。后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进士,,壬午年(1703)任山西副考官。 | | 孙元化孙。 |
| 狄億 | 字立人,号向涛 | | 江苏溧阳人 | 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授编修。 | 《洮河渔子集》《宝善堂词》 | |
| 张洮候 | | | | 入清,隐于穷巷。 | | 张王屋孙 |
| 顾大申 | 初名庸,字震雉,号见 | | 华亭 | 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王广心、彭宾等在郡城结“赠言社”。顺 | 《鹤巢诗存》 | |

| | | | | | | |
|-----|------------------|------------|-------|--|-----------------|------------------------------|
| | 山 | | | 治十四年(1657年)主持江宁芦政。康熙二年(1663年)和宋征舆等共纂《松江府志》。 | | |
| 林古度 | 字平一子,茂之 | 1580~1666 | 福建福清 | 布衣,万历中与钟惺游。 | | |
| 顾开雍 | 字伟南 | | | 顺治八年(1651),贡入太学 | | 纘曾任云南按察使时为幕僚。 |
| 陆鸣珂 | 字次山 | | | 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 | | |
| 邓秉恒 | 字符号固忍庵 | | 聊城 | 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仕至湖广荆南道。 ¹ | | 《金丹葩要序》,与纘曾同年进士。 |
| 陆庆臻 | 集生、芥庵、笏田 | 1613~1693 | 江苏青浦 | | | 纘曾1688年作《陆集生近体诗序》。 |
| 唐梦赉 | 字济武,别字豹岩 | 1627~1698 | 淄川县 | 649成进士,改庶常,1651授翰林院检讨。后因具疏谏阻皇帝译《玉匣记》等,遭佞宦反噬,被罢官。 | 《志壑堂集》,参修《济南府志》 | 纘曾同年。1680年唐访纘曾,纘曾为其《志壑堂集》作序。 |
| 高珩 | 字葱佩,别字念东,晚号紫霞道人。 | 1611~1696年 | 山东淄川 | 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入清授检讨,官至刑部侍郎。 | 《栖云阁集》 | |
| 毛际可 | 字会候,号鹤舫,晚号松皋老人 | 1663~1708 | 浙江遂安人 | 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改知城固,调祥符令。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词科不第,回任。不久以事罢官,返里读书著述。 | 《安序堂文钞》等 | 纘曾作《毛鹤舫稿序》 |

¹见:聊城明清时期进士、举人名录。

| | | | | | | |
|-------------|------------------|---------------------|-------------------------|---|--------------------------------|------------------------------|
| 李 愬 | 字 素 心,号 高斋 | | 华亭 | 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 礼部主事,擢湖广上江防道, 卒于官。 | | |
| 李 方 轮 | | | | | | 李愬孙,纘 曾为其《楚 江吟》作 序。 |
| 周 起 渭 | 字 渔 璜 | 1665~1714 | 贵 阳 青 岩 人 | 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 编修。充浙江乡试正考官。 官至詹事府詹事。 | 《桐野诗 集》、参予 编修《康 熙字典》。 | 《周青岩 诗序》 |
| 周 拙 存 | | | | | | 周思兼之 孙。 |
| 邹 连 城 | | 1625~1686 | 上 海 南 桥 | 光禄寺典簿。 | | 与纘曾联 姻 |
| 赵 双 白 | | | 福 建 晋 江 ² | | | |
| 张 榆 阳 | | | 夏 阳 (今 韩 城) | 隐士 | | |
| 杨 得 阳 | | 1602~? ³ | 淮 南 | 炼士 | | |

此外,尚有多人,或系无考,或系不重要,此不赘述。

²与陈奩斋同乡,纘曾曾为陈奩斋的《史纬》作序,序中称“先生里人赵子双白,久寓云间。——许纘曾,《陈奩斋史纬序》,见《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1页。

³纘曾在《义犬》中提及“乙亥(1695年)八月,淮南九十三岁杨得阳述”,可推知其生年当在1602年。——许纘曾,《宝纶堂集》,收录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第681页。

致 谢

时光荏苒，转瞬间在上师大度过了七个年头。七年前，我还只是个尚未涉世的孩子，第一次远行，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想家……有太多的第一次发生在这里，开启了我的成长道路；七年间，我获益良多，在曼妙绚丽的文学殿堂里，从先秦到明清，从神话到现实，从诗文到随笔，在缪斯神异的歌声中尽情勾勒着美幻的未来……七年之期将满，记忆里平日的寻常事似回放般萦绕心头，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嬉戏喧闹，香樟树下匆忙穿梭的脚步、香气四溢的桂花……“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告别这里，即将开启我的另一段人生，内心深处充溢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导师刘耘华先生是我最为感激的恩师。记得老师总爱督促我们“抓紧时间吧”、“多读几遍”、“再多读几遍”……就像他的口头禅一般。他是真的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以及未来。尤其是这篇论文倾注了老师太多的关怀，让我在写作中承载着许多感动。每当看到刘老师略显疲倦清苦的面容，敬重之心便油然而生。在他的眼里我们都是孩子；在我的眼里，他像慈父。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印刷品的那刻，在老师的面前，自己竟像小孩子一般欢喜雀跃，对于刘老师，怎是一句感激可以囊括对他的感恩之情？！

白发苍苍的孙景尧先生也是我的恩师，犹记大四直升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报吧”。从此，我一腔热血地踏上了比较文学这块神圣的学术之地。孙先生是个乐观热情的长者，他的风趣幽默总能给课堂带来欢笑声。他治学严谨对我们要求严格，是个可敬可爱的前辈。

依然记得在上届学姐的答辩会上，杨乃乔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他说“把论文视为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作为以后为人、为学的标杆，这篇论文我更是不敢马虎，力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七年的生活，偶然焦虑茫然自不可免，在论文写作出现瓶颈的时刻，在寻找工作的失落和彷徨中，很感激身边一直有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朋友，感谢给予我帮助的学姐，师兄以及我可爱的同门们……。

学思湖畔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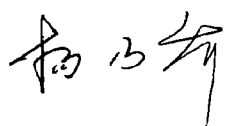
作者签名：延经革 日期：2009年5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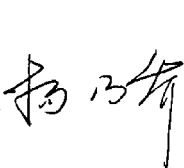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延经革 导师签名：刘松华 日期：2009.5.12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
师范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复旦大学 教授

委员：

导师：

